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非澳兩洲談藪

中華書局印行

83  
Lu

標商冊註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非  
澳  
兩  
洲  
談  
藪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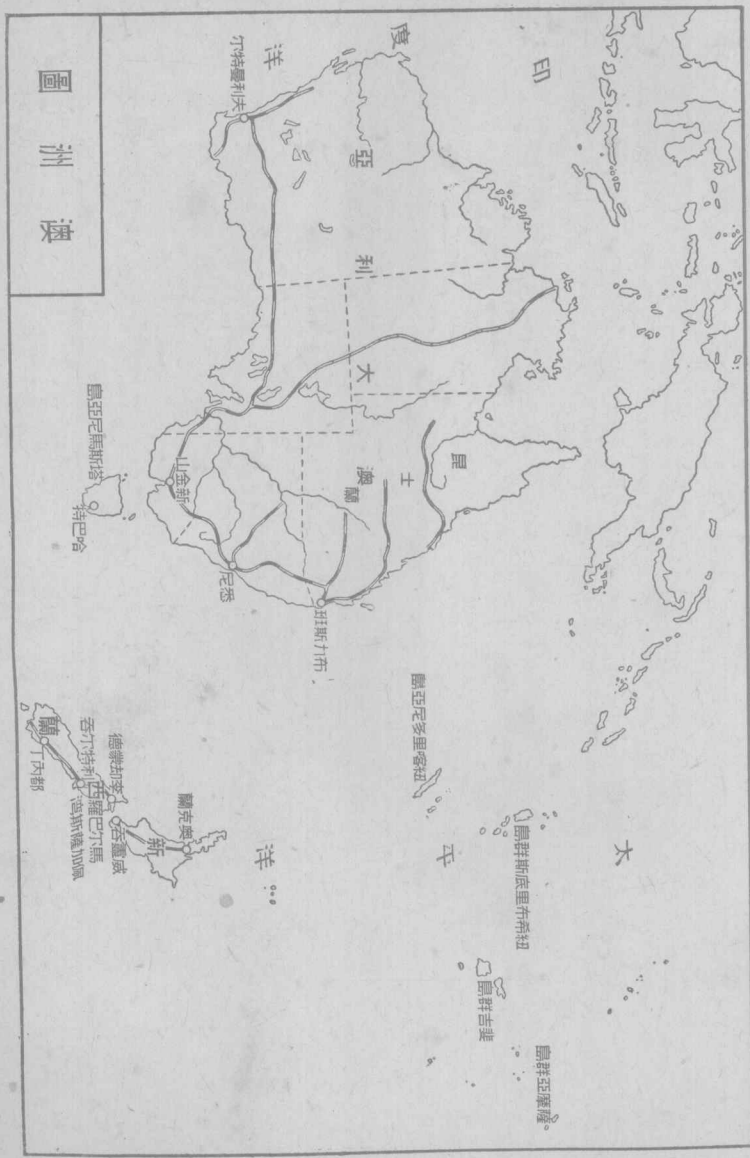


圖 洲 澳

叢菊譚隱  
非澳兩洲談數目錄

非洲圖……………書前

澳洲圖……………書前

一 意大利在非洲的野心……………一—七

二 德國在非洲的視線……………八—一〇

三 畢羅的新計劃……………一一—一三

四 黑色地域是白人的世界……………一四—二三

五 珠光寶氣的非洲……………二四—三五

六 蘇彝士運河……………三六—四〇

七 阿比西尼亞國情……………四一—四八

八 非洲最後的黑人國……………四九—五四

九 北非之一角——摩洛哥……………五五—五八

- 一〇 丹吉爾問題……………五九—六六
- 一一 西非的「白人墳場」……………六七—七〇
- 一二 英屬東非的印僑地位……………七一—七七
- 一三 一九三六年以前之英埃談判……………七八—八四
- 一四 世界黃金窟——南非洲……………八五—九二
- 一五 南非聯邦與英國海防……………九三—九五
- 一六 英屬南非在國際的地位……………九六—一〇〇
- 一七 不容忽視的澳洲問題……………一〇一—一一五
- 一八 澳洲東部的極樂島……………一一六—一二八
- 一九 新西蘭的武力及其前途……………一二九—一二二
- 二〇 新西蘭步美國後塵……………一二三—一二五
- 二一 薩摩亞羣島……………一二六—一二八
- 二二 澳洲軍備之強化……………一二九—一三〇

菊隱叢譚  
非澳兩洲談藪

意大利在非洲的野心

吉布的問題

法屬索馬利蘭(Somaliland)是法國最小的殖民地之一。吉布的(Jibuti)是法屬索馬利蘭最重要的城市，面積一萬五千方哩，人口六萬五千，這塊土地是很貧瘠的，除產少許的鹽以外，簡直沒有什麼。當意阿戰事之前，法國人很少知道這地名，自一九三五年以後才漸漸著名，這由於意大利欲得這個地方。意大利在征服阿比西尼亞若干年之前，算起來從歐戰後到現在，沒有一天不在轉着這個念頭。慕沙里尼之欲得吉布的，不過承繼法西斯當政前意大利的傳統政策而已。

法國自一八八八年取得吉布的，是從當地愚闇的土酋手裏取得的。她在那裏設立煤站，並且在英屬索馬利蘭的隔壁開了一塊居留地，英國開始非常不樂意，後來才用條約解決了，吉布的從此變成一個興旺的海港。十年後法國一家公司建議從吉布的修造一條鐵路直達阿京阿的斯阿貝巴，英國同樣的表示不樂意，這計畫於一九〇〇年着手進行，一九一七年始告完成，英法爭端亦以和平辦法解決了。

歐戰尚未告終，意大利即提出驚人要求：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即停戰之前數日，意外長索利羅（Sonnino）男爵送一張備忘錄給威爾遜總統的顧問霍斯（House）上校，明白要求吉布的及其附屬鐵路、英屬索馬利蘭、英屬朱巴蘭（Jubaland）等地。意大利提出這要求是根據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的『英法意協定』。這協定爲使意大利加入協約國曾有如下之諾言：『倘英法兩國在非洲增加了殖民地，意大利可援例要求，尤其在以里特利亞、意屬索馬利蘭、利比亞三地與英法殖民地毗連的地方，其疆界糾紛應予意大利以有利的解決方法。』

首先反對的是法國的克里孟梭，英國勞合喬治並不完全反對，且願把朱巴蘭割讓給意國，然而內閣未能通過，並且米爾勒（Milner）指證意大利提出這要求，其用意顯在包圍阿比西尼亞，（若將吉布的、索馬利蘭、朱巴蘭完全割讓，則阿國四面被意大利所包圍。）那麼各國在阿權利將受莫大的損害。

索利羅明白地要把阿國劃作意大利勢力範圍，所以他們要占有由吉布的到阿京的鐵路藉以阻止阿國軍火之輸入。他的外交手段太坦白，坦白得使英法和威爾遜總統莫贊一詞，而且認爲與威爾遜揭櫫的十四原則相反，原來他還要求把完全日耳曼人聚居的南蒂洛爾（Tyrol）及面積相等斯洛文人（Slavonic）聚居的一塊地方還有完全希臘人聚居的多得干尼斯（Dodecanese）併割讓給她。他的



藉口是要求一九一五年三國條約的兌現，然而她自己並未完全履行義務，她承認與協約國的一切敵人作戰，但她只向奧國宣戰，在整個一年中未向德國宣戰；她又未按照原定計畫加入英法聯合艦隊來控制地中海，藉以抵抗德國潛水艇，她不願把她的艦隊在聯合行動下為公共目標而冒險，她自己的解釋是，為以全力抵抗意國北方邊境上的奧軍，所以不能履行其它條件，然而一九一七年她為什麼拒絕英法意見，增強他們的炮隊向聲勢已弱的奧國前方進攻呢？

意大利終於取得南蒂洛爾，對非洲的要求則整個兒被拒絕了。但她並不灰心，法西斯黨繼承過去的國策，一九二四年英國割讓了朱巴蘭增長了她的慾望，更向法國提出割讓領土的要求；賴伐爾到羅馬簽訂法意協定的前數月，意大利官方發表一篇文章，呼吉布的為針對非洲意領的一支利箭，法國一日不讓渡，法意間永無實際和平。

法意協定之一條把法國鐵路（從吉布的到阿京）的股本讓給意大利二千股，此外沒提到吉布的隻字。協定成立之後，意大利報紙上不再有『吉布的』這個字了。有人說賴伐爾默許意大利勢力向阿國進展，但他決不會想到意大利以武力併吞阿國。

現在的情形又轉變了：自一九三五年起，吉布的又成為法意兩國的爭端，意軍如不能控制這條鐵

路就有絕糧坐困的危險，雖然意人從海口修造一條直達阿京的公路，一則運輸費用太昂，二則需要大量汽油，油是意大利所最缺少的。當意軍初占阿境時，欣欣然自以為無求於法國鐵路了，現在又發現這條鐵路是不可少的。意人多方宣傳，不是說意大利叛徒和阿比西尼亞謀亂者都以吉布的為逋逃，在那裏進行反意及煽惑土人的工作，便是說有大批意幣（Lira）由阿國私運出口，在吉布的賤價脫售。

法國以全力改良吉布的，使港口擴大，能通過最大郵船，建築新住宅，整飭市容；然而這地方意對立的姿態是公開的。法國人說，意人越境設立軍事前哨，意人反唇相譏說，邊界從未劃好，現在法國也照樣設立前哨。謠傳意軍集中法國殖民地邊境，於是法政府決定增加當地駐軍，且增派軍艦到吉布的港。通車雖未中斷，可是阿京一站完全用倒鉤鐵絲網封鎖起來，使外人不知道意大利的進口物是什麼。車站的法國旗早已卸下，戰前住在阿國的法國人都被驅逐出境，連一個傳教四十年甚得土人歡心的一位老神父也都站腳不住。

法國人還存着一線妥協希望，關於鐵路的管理權可讓意大利多占勢力，但不能完全讓渡，關於減輕稅率亦不乏從長計議之餘地，但割讓殖民地是法國人斷斷乎不能承認的。一九三五年賴伐爾把該地以北三萬方公里之地及鄧米拉島（Dumeirah）讓予意大利，引起國會一片的責難，倘再將吉布的

讓與他人，那麼法國到遠東——尤其是安南——的中站就會失去了；事關國權國威，法國國會斷乎不會贊成，達拉第、龐萊之流也斷乎不敢提議。

從利比亞攻埃及，假定意大利是英國地中海方面的敵人，而意國向英國進攻首先是從利比亞（Libya）長驅而取埃及，那時英國能否派遣援軍和飛機防守埃及，英國海軍能否利用已設防的亞力山大港？若能，則英國殊無所懼。英埃條約承認埃及為一獨立國，但英埃無論戰時或平時都是同盟國，所以英埃軍事之合作是沒有問題的。據報告，意大利有九萬軍隊和相當強大的空軍在利比亞，受空軍上將巴爾波的指揮。利比亞有荒蕪的海岸線八百哩，其西部主要港口為特利波力（Tripoli）東部港口為距離埃及及邊境約二百五十哩的班加西（Banghazi），有一條連接海岸線的公路直達亞力山大港，還有一條通過沙漠的路線取道於埃及及境內的西瓦（Sivah）沃壤，那兒分為兩支線，北支線往埃及開羅，南支線到尼羅河之南六十哩的班尼蘇夫（Beni Suef）。

突尼斯（Tunis）在利比亞之西，法人建立了堅強的防線，駐有大量軍隊和空軍。法國在北非的防務都在摩洛哥總督諾加斯（Nogues）將軍指揮之下，假使意軍向埃及進攻，不能不留相當的兵力在利比亞的西部，否則法軍乘虛而入，將一舉而占特利波力。

意大利大舉南犯不能不儲藏大量的糧食、油和軍火在利比亞，因為地中海海權仍握於英法兩國之手，一旦戰事發生，英法能讓意大利以大量給養運到利比亞嗎？當然，利比亞有巨大的軍需庫，這就是英法兩國的空襲目標，飛機從突尼斯、埃及、馬爾他排空而來，對於無可移動的軍需庫是個嚴重威脅。所以意大利雖在利比亞整軍經武，却不敢把兵力集中在東部，因為是這樣將引起英國的緊急戒備。

利比亞土人並不忠心於他們的主子意大利人，一旦機會到來必然爆發革命，所以意大利不能不留相當的兵力鎮壓內部，並以保守軍需庫和交通線。這麼一看，只能抽調六萬人來進攻埃及，以班加西為其根據地，大部兵力集中於沿海地帶，小部配備於距海一百五十哩的西瓦路線，這支軍隊要有大量的坦克車、機械化步兵和機械化炮兵，按照行軍慣例，當軍隊前進時必須步步為營，藉以保障後路交通，那麼意軍前進二百五十哩到了亞力山大港時，沿途分散軍力，其先頭部隊所存已無幾了。

當然，意大利會大舉空襲亞力山大、開羅和英埃的軍事防禦線，然而這不是聰明的方法：你越是轟炸得利害，人民痛恨和抵抗侵略的決心越是堅強。

意大利也有一個優點，那就是向北三百五十哩外的意屬羅得島（Rhodes）和勒洛司島（Teros）的空軍打成一片，使英國艦隊疲於奔命，而將英海軍逐出亞力山大港之外。假定此着成功，她暫時獲得控

制東地中海海面的權力且能將羅得島防軍三萬人抽調出來增強由利比亞進攻埃及的兵力。不過英國兵艦不是廢物，不見得不能抵擋意大利的空襲。

現在再說埃及的防禦力。埃軍有三萬人，英軍駐埃者至少有一師，在埃及西境早已準備了一道堅強的防線。照軍事常識，守軍只要攻軍三分之一，那麼英埃的聯合力只要有兩萬人就夠了。按照英埃條約，英軍得在埃及駐屯一萬人，再則英國為適應巴勒斯坦的需要，派有軍隊一萬五千人前往鎮攝，必要時可以抽調到埃及來，巴勒斯坦與埃及間有鐵路可以運兵，二百五十哩的路程很快地可以趕到。

再後一道還有駐印英軍和龐大的印度軍，他們有兩條路到埃及來：陸路由波斯灣經過巴格達 (Bagdad) 和亞勒坡 (Aleppo)，更快一點是從紅海到蘇彝士運河。假使意大利從阿比西尼亞北部夾攻埃及的話，那麼紅海的蘇亞金港 (Suakin) 可以用作為增援英埃蘇丹的運兵孔道，海發 (Haifa) 是輸油管的終點，油的供給是很充分的，縱使地中海交通被敵方在馬爾他附近完全截斷，英國在埃及的軍力不會感到給養的匱乏。英國在印度的艦隊有巡洋艦、單桅船、驅逐艦、潛水艇等等，無疑地將集中於紅海，而使阿境內三十五萬意軍不能越紅海一步。也許意大利有秘密戰具或新奇戰略會施展出來，然而照常識判斷，埃及抵禦利比亞之進攻是綽乎有餘的。

一九三九，八，廿一。

## 德國在非洲的視線

奧國、捷克、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之滅亡都不是歐戰爆發的真正導火線，因為這些都不過是弱肉強食的慘劇，真正危機是在強者互鬥的時期。

希特勒採取避重就輕的步驟，今後他在歐洲的努力北為收回但澤市及走廊，南為染指於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等到這些『赫赫之功』一件件完成了以後，他必然重彈老調——收回舊德屬殖民地。他不能一口氣收回，必採各個擊破的策略，先擇最重要而較易着手的目標，他所選定的是喀麥隆和哥蘭。

日本、澳洲、新西蘭已聲明決不放棄舊德屬太平洋各島嶼，南非聯邦亦表示不容德國再插足於東南非及坦干伊喀，同時對德妥協派却主張『總得給德國一點』。希特勒看清了這些事實，所以把收回殖民地運動的宣傳工作集中於多哥蘭、喀麥隆兩處。

無論怎樣，法國是德國心目中最大之敵，削弱法國是希特勒的一貫主張。多、喀兩地歸英、法代管，法國所占達五分之四，這表示希特勒的要求對法國為一嚴重打擊，對英國則不過『拔一毛而利天下』。

而已。

希特勒曾一再表示收回殖民地係經濟價值而非軍事價值，然而這兩地經濟價值很小，戰略所關則大。德國名將魯登道夫於逝世之前曾著一文，謂「一旦大戰發生，北非必爲最重要軍事地帶，雖然軍事在歐陸進行，但非洲之重要是一般人意想不到的。」

德國選擇這個目標是對法國人力物力的一個制命之傷。以人口論，法屬非洲共有三千六百萬，較之歐洲法國本部相差有限（法國人口不過四千萬），一旦戰事爆發，法屬非洲對法國一方爲原料之接濟，一方爲兵員之補充。假定戰時德意軸心在西班牙、葡萄牙屬領及里比亞附近地帶建立軍事根據地，而法國設法應付之後仍能保持人力物力之供給，那麼德意在歐洲速戰速決的迷夢是會打破的。非洲對英法的利益是可以幫助她們作持久戰，而持久戰爲德意所最懼怕的。

根據法國蒂爾霍將軍(Tiho)的意見，假使這兩地交還德國之後，德意兩國可由意屬利比亞穿過非洲心臟而達剛果，她們選定任何地點建立空軍根據地，其飛機可威脅非洲全境，英法方面要用十架飛機才能防禦一架德國飛機的侵害。其次，德國可利用這兩塊地方在非洲進行反法宣傳工作，這麼一來，法國戰時不能取其所需，即在戰爭爆發之前夕如動員之準備等等將受當地反法運動的深刻影響。

除空軍威脅及宣傳之外，第三項危機是從水道來的：比方說，意國空軍及海軍在地中海方面封鎖紅海及蘇彝士運河，英法交通線必將改道好望角，如此則意國固可截斷英法地中海交通，同時她本身也被自己封鎖在地中海，而必利用中歐及東歐鐵道與外間維持接觸，所以這倒是不必顧慮的，最可顧慮的還是大西洋方面的德國海軍。

根據目前情況，德國唯一海軍根據地在北海一角之威廉港，德國艦隊不論巡洋艦或潛水艇必須逃避英艦隊的目標，偷偷繞過英國北方，再折回大西洋來截斷英法兩國的交通線。這樣迂迴繞道的方  
法能否成功（逃避英艦隊目標）尚不可知，縱令僥倖成功，在海面也不能活動得太久，爲着燃料種種關係必然趕快地開回海軍根據地，所以這一點也不足予英法以嚴重打擊。

若將多哥蘭與喀麥隆交還德國，情形就完全兩樣了：現在英法戰略上所占優勢將被德國輕輕拿去。喀麥隆勢力所及，一方可達到英屬南非的海軍根據地，一方可控制法國達下爾海軍根據地，而與意國海軍成一東西呼應之勢。

德國收回殖民地運動不從別處着手，單單注目於這兩個地方，她的用意是很顯明的。



## 畢羅的新計劃

德國要收回舊有殖民地，那些從前分過贓物的大國既捨不得把口中的肥羊肉吐了出來，又怕德國真正動火，於是乎想出個平均割讓的辦法，這便是最近南非聯邦國防部長畢羅分訪倫敦、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及德國的任務。

他住在倫敦門禁森嚴的『海得公園大旅舍』發表了他的好主意，打算把在非洲有領土的國家邀集起來在好望角開一次『全非會議』，其目的是商量給德國一塊新殖民地，被邀者爲英、法、意、比、葡、西、德等國，但真正的非洲人一個也不參加，他們的命運早在列強支配中，那有爭長論短的分兒？

畢羅在倫敦先和殖民部大臣馬爾康麥唐納討論過，隨後和另外幾位閣員商量。這時南非聯邦駐德全權代表斯特芬拉斯以『慣例旅行』的姿態到倫敦與畢羅相見。

畢羅解決德國殖民地問題的計畫就是英國給德國一塊非洲新殖民地，這塊地由屬於比利時、葡萄牙及名義上屬於佛蘭哥的領土裏各割一部分。乾脆地說，英國是想割別人的肉醫自己的瘡，希望德國不再討還現在屬於英國的舊德國殖民地。

這誠然是個巧妙的計畫，但別人不是傻子，不會割下肉來還不叫痛。比利時矮矮胖胖的總理斯巴克在國會說道，『莫提我們的殖民地吧，我對於柏林、巴黎、倫敦，要求我們宣布割地後所欲得的代價委實懶得再聽了。我拒絕她們一次，再一次囉囉嚇嚇地把這種公文送到比京來。我們唯一目的是在保守整個的剛果，一旦這領土受威脅，我們準備以全力保護之。』

倫敦專家也覺得無論英國或國聯都沒有權力歸還德國的舊殖民地，那些代管殖民地的國家其身分在國際會議中嚴格規定過，若是那一國把一九一八年德國割與的土地讓出不要，那就變成協約國共有的產物，換句話說，應由英、法、日、比、意、美、共同決定或管理。

一九二五年又開了一次國際會議，英國同意於將來處分一切有關代管殖民地的事事前應先取得美國的同意。當畢羅未啓程赴德之前，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先把希特勒要求殖民地的問題擴大宣傳了一遍。戈氏機關報 *Der Angriff* 大聲疾呼道，『德國有占有殖民地的權利。』

身體結實的畢羅，德國人看起來是個熟客，過去他到過德國，大名如雷灌耳。他的本領真不少：是精悍的拳術家，優良的游泳家，好騎師，很有資格的航海者，他正是國社黨理想中的（Nordic）勇武的人。是一個移居到部爾（非洲）的德國牧師的兒子，他受過德國教育，並且娶的是德國老婆。假使有人說他

是普魯士人，他一點不動氣。他的事業常常模仿德元首希特勒的神氣。兩年之前他到過貝許特斯加登鎮，拜訪過他的良師（希氏），對於德國一切發表過讚美的言論。

畢羅在他每個職位裏都帶點『發奮爲雄』的表情；當他任司法部長時，他和騎馬的警察一同練習騎術；後來調任國防部長時，遇有機會他就檢閱他所特創的勞工大隊。

好幾次他明白表示過，他對德國再得殖民地一事頗感興趣，但是總理赫左曾公開地說，『我不許將西南非送給希特勒或其他什麼人，』這當然不是德國所願聽的。爲減輕德國之刺激，所以畢羅才有『重分非洲』的計畫，但他的意思不外慷他人之慨而已。

坦干伊喀的殖民會向殖民機關作一鮮明之表示，他們反對張伯倫以和平之代價把這塊地方送到德國的虎口裏，同時防務聯合會註冊的壯丁大大增加，坦干伊喀的南北兩部都在團結表示一旦把他們的土地做了禮物，他們決定反抗到底。這情形是夠緊張的，當地國社黨領袖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命令黨徒們閉門不出，遠遠離開那些聚會的場所；到晚上，黨徒們偷偷溜出去撕去防務會的一切標語。

有一位東非問題專家是『東非及羅德西亞週刊』的編輯，當海外聯合會在倫敦總部開會時，他說，『英政府若將坦干伊喀送給德國，那麼東非移民無疑地會以武力抵抗。』

一九三八，一二，九。

## 黑色地域是白人的世界

白人經營非洲，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同一時期。地理家一致公認非洲面積爲一一、四六二、〇〇〇方哩。自阿比西尼亞淪亡以後，現在只剩下四萬方哩的利比亞（Liberia）是個獨立國，（按非洲三個獨立國爲埃及、阿比西尼亞、利比亞等，僑居美國的黑人曾盛倡大里比亞共和國的議論。）這不過名義上的獨立，其餘的都被號稱文明種族的歐洲人占領了。埃及及有三十五萬方里面積，欲由名義上的獨立國變爲實際的獨立國。南非聯邦有四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七方哩，要求她的宗主國（英國）不得把她當做殖民地，與其它非洲之殖民地及保護地相提並論。她有七百萬人口，其中所謂文明種族的歐洲人僅有一百六十萬。她自視爲英國屬地之一，與坎拿大、澳洲地位相同，內政確能保持自主的傾向。

除開里比亞、埃及、南非聯邦以外，歐洲六個國家總共在非洲有殖民地、保護地及委任統治地達四十六處之多，再把新近走上悲慘之運的阿比西尼亞加了進去，共計是四十七處。那六個國家（英、法、意、比、西、葡）所有在非洲殖民地的白種人口，除開里比亞、埃及、南非聯邦不計外，總計僅爲一百六十

三萬，這樣微乎其微的數目，趕不上世界任何大城市的人口（上海就有三百七十多萬。）而自詡優秀的白人在這黑色地域內販賣黑奴，從非洲運出來做牛馬生活的黑人雖沒有確實統計，大概計算一下，總比僑居非洲的白人還要多哩。

法國是擁有廣大殖民地的國家，其本國人口為四千二百萬，而在其統治下的人口却有一〇二、〇七七、一二四之多。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共有七處，其中法國人口為一、三七三、九三〇。英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共有二十二處（埃及與南非聯邦在外），其中白種人僅有一〇〇、八八八。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共有三處（阿比西尼亞未列入），其中意大利人口僅有五、四九七。葡萄牙是伸足於非洲的老前輩，而在非的葡萄牙人僅有八〇、六二〇。比利時在非洲的殖民地共有三處，比利時人僅有一八、三九一。西班牙不像十六至十八世紀那樣地高視闊步了，她只有三千人分布在她的四個非洲殖民地以內。現在把這幾國在非洲的勢力及其統治情形分別敘述一下。

意大利是非洲『暴亂之源』，一八七〇年她用金錢向土王購得阿薩布那塊地方，一八八〇年實行占領，五年後以武力侵占馬蘇華，這是意屬以特里亞的要港，也就是去年意軍征非登陸之地。自一八八七至一八九六，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不斷戰爭，略地甚廣，一八九三年占領阿斯馬拉（Asmara），這

地名大概閱者還記得，是意軍總司令巴杜格里奧的駐在地。不料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之間，阿王米尼克攘臂一呼，把意軍驅出國門之外，只剩下磯礁炎燄的以里特里亞爲意大利在非洲唯一的立足地，那兒是一片沙漠，雨水稀少，其中一部份是世界最熱區域，所以慕沙里尼去年說：『我們不再要乾燥的沙漠了，沙漠使我們够受！』以里特里亞總人口爲六十二萬餘，而意大利人口却只有四千五百六十五人，意屬索謀利蘭總人口爲一百萬強，白人只有一千六百五十八人，這是從前的數目，東非之戰以後自然增加得很多了。意屬利比亞是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二年從土耳其手中奪來的，彌望荒蕪，並且疾疫流行，計有歐州人四八、七四九，其中意大利人有三萬七千人。照上面的情形看起來，意大利經營非洲，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等於獲得石田，所以去年東非之戰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英國在非洲占有三、八三〇、〇〇〇方哩，各地所施政策及其統治方式各有巧妙，不相雷同；在巴蘇托蘭施行所謂『王道政治』，白人不許購買土地，因此英國人除在該地充當行政官吏以外，其餘多不願往，這是土人文化最高最有幸福的地點，在英國統治下百年以來，土人由四萬增加到五十萬。所謂『王道政治』似乎比某國在東北的『王道政治』高明一點，但帝國主義者在甲方不妨賣弄人情，在乙方却又常常露出本來面目，英國亦不能例外，她在怯尼亞的手腕却不相同，常常鬧着『議會與一

萬七千二百四十九個英國僑民各走一端』的把戲。怯尼亞總人口三百多萬，亞洲移民成爲一件嚴重的問題。高地只許白人居留，不許印度人插足，印度人是低級民族，低級民族只配居於低窪之地。可是人類都有『往上爬』的心理，所以在怯尼亞的三萬九千五百個亞洲人和一萬二千一百個阿剌伯人常與『高高在上』的白人抗爭，想要打破禁例，『你們住得，我們也住得。』

培楚阿那蘭(Bechuanaland)有二七五、〇〇〇方哩，西威士蘭(Swaziland)有六、七〇五方哩，這兩處都是榛莽未闢之地，白人和土人尙能相安，統治者亦不妨『臥治』一下，這是英國在非洲殖民政策中之皎皎者。在巴蘇托蘭，遵行當地固有法律，徵稅亦依慣例。那兒有一件奇俗，即徵稅之多寡視納稅人老婆之多寡爲準則，凡是有錢的土人都有多妻的習慣。

英屬索謀利蘭和法屬及意屬索謀利蘭一樣，同爲一片沙漠之地，那裏有回教土著三十四萬二千人，白人採取放任主義，並禁止外國教士入境。那裏的非土著（即外國人）僅有二千六百八十三人，其中五十五個白人是行政官吏。

坦干伊喀原係舊日『德國東非』，面積有三三六、六三二方哩，總人口五百萬，歐洲人僅有八千三百名，英國人當然是很少的。土著極不開化。德國現懷抱恢復舊殖民地的野心，但這裏德國人的遺跡

已存餘無幾了。

烏干達面積爲九四、二〇四方哩，其中一三、六一六方哩是湖沼。該地蘊藏極富，疏濬計畫正在逐步推進中。當地土著有三、六〇四、一三五人，歐洲人只有一、八五四人，亞洲人有一四、二〇四人。說起來很奇怪，該地有土著幼童二十五萬是在學校裏唸書的。

在尼日利亞 (Nigeria)，包括英國代管地喀麥隆 (Cameroun) 在內，可以看得出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目：這裏土著二千萬，歐洲人寥寥可數，他們既沒有『終老是鄉』的意思，同時對土著毫無憫惜之心，祇求怎樣開發富源，怎樣發了財回到祖國去，鞭策土人像鞭策牛馬一樣。

桑西巴却另是一番氣象。一八九〇年英相薩爾斯巴利爵士以黑爾郭蘭 (Helgoland) 向德國換得桑西巴，是因該地出產丁香的緣故。英國仍承認土王的宗主權，派了一位駐桑辦事長官，該地人口的數字是二三五、四二八。

北羅得西亞有二八七、九五〇方哩，人口一、三九二、二三八，英國人只有一萬。南羅得西亞總人口爲一百萬，歐洲人有五二、九五〇，亞洲人有四、五五〇，面積爲一五〇、三四四方哩，同爲富饒之區。



自德國整軍經武以來，誰都知道她遲早會要提出『收回舊有殖民地』的要求。英相鮑爾溫曾向議會宣言道，『英國在非洲的委任統治地決不退還德國。』但英國人慣於隨風轉舵，法國怎敢把這樣的口風當做英國最後的決心呢？法國不管英國怎樣，她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她正在加緊工作，要在非洲樹起深厚勢力，最低限度，將來各國提議改造國聯或修改和約時，也好把非洲委任地當做『奇貨可居』的討價還價條件。法國對於殖民地問題已接連得着幾個警告：第一個警告是法國衛生部長向前總理薩勞提議，法國上年人口生產率減少七十萬，同時德國却增加三十萬，敵增我減，將來在殖民地問題會要發生重大影響的，人口膨脹會使得德國在理論及事實上都要收回失去的殖民地。第二個警告是，法國在非洲殖民地各種公司的生產量及其經營效率忽然降低或停滯起來。法國官場向來不肯對外發表談話，但本年三月，法屬喀麥隆及托哥蘭(Togoland)委任地長官特魯伊達德曾向一位美國記者說，『關於退還德國殖民地這件事，我雖不敢代表政府的意思，但喀麥隆和托哥蘭兩地法國是決不會放棄的。兩地之開發純由法國力量，法政府花掉了好幾百萬佛郎，德國戰前從喀麥隆輸出的產量每年僅有三萬五千噸，而現在在法國經營之下每年增為十二萬五千噸，德國戰前只有六部汽車在喀麥隆，現在却有一千八百部之多。在此經營生產的大多數為法國人，德國人僅占極少數，土著謳歌法國統

沿這兩地都很適宜於白人之巨量移殖。英屬喀麥隆其面積少於法屬喀麥隆三分之一，戰前已有德國少數墾殖家的足跡，自一九二五年以後，德國人用金錢從英國人手中購回許多墾殖公司，現在英國除保留兩家墾殖公司以外，餘均為德國人所有。英國集中力量開發從前的德屬東非（即現在的坦干伊咯），法國也費盡氣力去經營法屬喀麥隆。英國在英屬喀麥隆及英屬托哥蘭賠了許多的本，喀麥隆曾向尼日亞利借入五千萬佛郎，托哥蘭也向黃金海岸借入一千二百萬佛郎。實際上，坦干伊咯是最適於白人殖民的地方，所以英僑曾向英政府表示他們將以最後的力量保持該地，並且繼續進行其墾殖計畫。那麼，英人不願退還德國舊有殖民地，隨處都可以表現出來。」

這位特魯伊達德先生滔滔汨汨說了一大篇道理，並且表示法國與英國的態度是一樣的，願依據委任統治條例予德國以經濟的優先權，並且委任統治條例只許國聯會員國移民於委任統治地，而德法簽訂一九二六年的條約，法國允許德國移民於法屬喀麥隆及托哥蘭，德國現非會員國，這與委任統治條例已不無抵觸之處，可見法國對德國已極優待之能事了。

坦干伊咯及托哥蘭將來必有很大的糾紛：坦干伊咯位於怯尼亞及羅得西亞之間，所以英國的領土權可從阿比西尼亞邊境以達開普敦，或經過蘇丹，從紅海以達好望角成一直線。英國想把這些屬土

融成一片，建立一個中心的統治政府，德國在日內瓦拼命地反對，務使英國計畫成爲泡影。假使英國計畫成功，那麼坦干伊略完全變成英國的領土而非委任統治地了。英國僑民則主張不顧一切，務達這個目的，並責難英政府因循貽誤。在不久的將來，這問題必有急轉直下的表現。

法國向希特勒屢次提出質問，也可以看出法國積極的態度。法國問希特勒，「德國如認爲殖民地問題太不平等，究竟有什麼救濟的方法呢？是否德國想收回全部舊有殖民地，或僅其中之一部份？如爲後者，將要收回那幾個殖民地呢？可以數得出這幾個地名嗎？在德國人心目中，舊有殖民地與委任統治地有沒有區別？難道一概都當做德國的失地？」這些針針見血的問題，尤以最後一點頗關重要。法國人的意思是：如果德國認爲舊殖民地與委任統治地毫無區別，那麼最吃虧的是日本，因爲日本根據凡爾賽條約已把太平洋的馬紹爾羣島、加羅林羣島、一古腦兒納入日本統治之下，並將各羣島建爲潛水艇的根據地了。

法國除占有德國舊殖民地及統治地外，其固有摩洛哥、突尼斯，亦在積極經營着，原來只有少數移民的，現已增至總人口十分之一，偉大的歐洲式城市觸目皆是，地方秩序及公共安甯顯有長足進步，農業及畜牧的生產量無限度增進。比方說阿爾日利亞（Algeria）吧，外國人口爲九二〇、七八八，內有

七六二、〇〇〇爲法國人，一五八、〇〇〇爲法國以外的歐洲人。法國統治這塊地方已有一百〇六年悠久的歷史，建設了四千一百哩的公路，三千〇二十三哩的鐵道。再說突尼斯，共有歐洲人一九五、二九三，其中九一、四二七是法國人，九一、一七八是意大利人，八、六四三是馬爾太人，土著總數則爲二、二一五、三九九，大多數爲阿剌伯人及培杜因人 (Bedouin)，尙有猶太人五六、二四二在內。突尼斯原係土耳其的領土，法國於一八八一年卽已占領該地。

法領西非是集合法屬蘇丹、尼日爾、基尼、象牙海岸、塞內加爾、達下兒、毛里塔尼亞、達疴美等地而成的。在總人口一四、五七五、九七三之中，歐洲人只有二一、〇八八，法國人則占歐洲人百分之七十。法屬赤道非洲也是集合若干小殖民地而成的，於一八四一年占領，後來愈推愈廣，面積有九一二、〇四九方哩，人口有三、一九二、二八二，法國人總數僅有三千三百人。法國人在此經營木材、橡皮、棕樹、象牙之類。

馬達加斯卡島 (Madagascar) 在印度洋，距非洲海岸二百四十哩。及累羽尼翁 (Reunion) 都是法國殖民地政策中最得意之作。一八八五年法國占領馬達加斯卡島，其地總人口三百萬，法國人二三、〇六七，其它歐洲人一三四、六〇〇。累羽尼翁於一六三四年卽爲法國所有，人口爲一九七、九三三。

本文的結束：(一)列強殖民地面積往往都超過其本國面積很遠，英國殖民地大於本國百分之四三·五，法國殖民地大於本國百分之一九·五，葡萄牙殖民地大於本國百分之二六·五，比利時殖民地大於本國百分之八三·八，意大利殖民地大於本國百分之一〇·五。(二)殖民地土著較之白人數目超過很多，較之統治國的人口更好像九牛與一毛之比。我國動不動以四萬萬五千萬人口自誇，以爲人口多不會亡國，亡了國不愁沒有翻身之機會的，現在應該知道，以小制大以寡制衆是現代司空見慣的玩意兒。(三)各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的趨勢，將聯合若干小塊置於中央政府統治之下。(四)意大利殖民地是最乏滋味的苦果，雖說加入了阿比西尼亞。(五)德國想收回舊殖民地及委任統治地，英法都不願交還，兩國僑民反對更烈，到口的羊肉誰肯吐了出來？

一九三六，八，廿五。

## 珠光寶氣的非洲

從十四世紀起，歐洲諸國爲打通到東方的路線，才開始注意到海外發展，那時因海洋風浪險惡及海賊出沒無常，並且沒有商業上利潤可圖，所以中世紀的征服慾只限於少數探險家，而非運用整個國策者可比。自『七年戰爭』以後，歐洲國際多故，使大眾感覺生活之不安定，自十九世紀初期產業革命以後，工人陷於窮困，失業激增，各國當局因戰事而羅掘俱窮，爲打破這些難關，才發覺海外殖民地及市場之需要，於是由於南北美之發現，非洲之掠取，亞洲南部之伸展勢力，交織而成殖民地資源分割之第一時期。

這個時期造成資本主義之欣欣向榮。直到世界大戰發生才換了一番新的局面：威爾遜揭櫫『民族自決』的旗幟，若干資源豐富領土廣大的國家厲行所謂『經濟自足自給』主義，如美國、蘇俄等，她們關起門來可無求於人，但像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國便不能不獵取資源，非洲是一塊熱香四溢的肥肉，她們的眼光便投射在這個地廣人稀、利源未闢、具有魅力的黑色大陸之上。

歐戰方酣之際，大家好像忘記了非洲。大戰後二十年，意大利首先吞併阿比西尼亞，德國不甘落後，

開着恢復舊有殖民地，英國和法國通力合作，想保持非洲既得權利。總之國際動態已演進而為殖民地再分割之第二時期。

英國在非洲的傳統政策有所謂『從c地到c地』的口號，意思是從開浦敦 (Cape Town) 到開羅 (Cairo) 打成一片，置於英國勢力之下。英國這種目的完成於歐戰終止時。歐戰以前德領坦干伊略 (Tanganyika) 遮斷了兩c的連絡，大戰後坦干伊略 入於英國之手，於是從南非聯邦 經過南北羅得西亞 (Rhodesia) 坦干伊略 尼亞薩蘭 (Nyasaland) 怯尼亞 (Kenya) 烏干達 (Uganda) 英埃蘇丹 (Anglo-Egyptian Sudan) 以達埃及 首都開羅 都在英人掌握中。但自意人侵阿 成功後，英國在非洲勢力有被切斷之虞，埃及 之脫離羈絆，意大利 之威脅，都是英國引為焦慮的。英國在地中海 失其固有威力，所以改變方向，欲在開浦敦 建築軍港，而以南非 為通遠東的孔道。不消說得，在此情勢之下，南非聯邦 的政治動向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德班** 從東方到西非 去，首先要經過德班 (Durban)。這兒是貨物囤集之地，各國船隻往來於淺而窄的港口，數百架起重機不停的蠕動着，半裸的黑色苦力幢幢往來，頭上插着扇形羽毛的黑人把洋車停在街角裏，等候過客呼喚。這兒有公共汽車兩層汽車及無軌電車等，靠近海岸的低阜上早已闢為住

宅區，旅人躑躅於亞斯斐爾路，腳底下雖是高低不一，眼前却展開着山居勝境，屋瓦大半是紅色的，朱甍粉壁，庭院中植有綠油油的樹，不啻畫中風景。若是再走進去，眼簾所接是一片大自然園地，若干長尾猴和人類表示親暱的樣子，如投以花生之類，便馬上跑過來嚼食，路旁雜花耀眼，作含笑迎人之態，是多麼美麗可愛。

德班人口爲二十二萬一千，白人八萬，亞洲人六萬四千，黑人七萬餘；亞洲人當中印度人占去了大部份。這兒靠山面海，是有名捕鯨之地，所以有『鯨山』之稱。德班以南爲東倫敦（East London）出產羊毛。從前日本以澳洲爲羊毛供給地，自日澳貿易關係惡化後，便以東倫敦爲羊毛抵補之地，今年日本在此吸收羊毛達十萬俵之多。再南爲伊麗莎伯港（Elizabeth）係蘋果及 Grapefruit（熱帶果實名稱）之出產地。

約翰內斯堡 從德班北行十小時路程到了產金馳名的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該地鐵路線西行三百哩便是金剛石產額冠於全世界的奇木貝勒（Kimberley）南非洲靠着這兩大寶藏充滿着珠光寶氣，除此以外雖有別種產物，亦卑卑不足掛齒了。南非人口稀少，在四十七萬二千五百平方哩之面積內僅有人口八百五十萬弱，各街市大概都是很窄小的。可是約翰內斯堡爲產金之地，所以該市



有十二層巍巍大廈多所，不愧南非第一都市。說也奇怪，上帝把這個地方好像要弄得十全十美在附近拉泰爾 (Zeer) 特地蘊藏着豐富的煤以爲探採金礦的燃料，同時還可以利用黑人低廉的工資，五洲萬國那有這樣天賦獨厚的名區呢！

南非聯邦產金區域完全集中於脫蘭士瓦一邦，（約翰內斯堡爲該邦首邑）拉泰爾邦產量並不豐富，不足與之爲比。產金礦區全部有四十八處，（另有十處現已停頓）從業者達二十五萬三千二百七十四人。自金礦發現迄於今日，產額共達十二萬五千萬磅；以後能產若干却是很難預測的。

奇木貝勒 這兒出產巨量的金剛石，從一八七一年起在該地附近德烏托爾班、巴爾托方丁、兩處發現金剛石以來，產量有長足進展。在南非聯邦範圍以內，以奇木貝勒爲金剛石中心的產區（奇木貝勒屬於好望角邦），此外如橘河邦 (Orange Free State)、脫蘭士瓦邦、同樣都是金剛石的產地。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脫蘭士瓦邦發現一顆最大的金剛石，計有三千〇二十四格蘭姆又四分之三，這個晶瑩奪目的無價之寶沒有一點兒破敗痕跡，後來獻給英皇愛德華七世了。

南非全部金剛石的產量一九三二年爲一、六七九、六〇〇磅，一九三三年爲一、五六〇、四〇四磅，一九三四年爲一、四三七、五九七磅，其中大部是奇木貝勒所產的。人人心目中之非洲總以

爲是蠻烟瘴雨之地，毒蛇猛獸的窟穴，而白人不惜紆尊降貴從遠方來到此地，葦路襤褸以啓山林，便是金子和鑽石的吸引力。

除開上列各地以外，還有西南非舊德領盧得利治（Uderitz）比領剛果所屬加薩伊白克、葡領西非安哥拉之東北部、黃金海岸英領幾內亞、舊德屬坦干伊略等地都是金剛石產區。在人們眼光中看起來，光芒四射的鑽石是稀有之寶，而在非洲俯拾即得，所以當地採掘者感覺有限制產量的必要。一九二七年由於安托凡普兩大公司之協議對於產量及雕磨同樣予以限制，所以一九二七——二八年爲金剛石產量之最高峯，自此以後，用人爲方法使之逐步降落。假使不是這樣的辦下去，那麼鑽石價值將與水晶相等，只能當做小把戲的玩意兒，而全世界的女性爲之夢魂顛倒爲之喪失貞操的亦可一舉打破了。

**黃金都市** 距今五六十年前南非是一片不毛之地，僅係遠東航線的停泊所及供給飲料與農產物的口岸而已，其經濟發展的最大動機由於燦然黃白之物，而自金價騰貴以後，南非聯邦充滿繁榮氣象。當五十年以前，歐洲開始移民於南非產金之區，不久來者益衆，食糧價格飛漲，建築材料相需之殷，使土人不知不覺的賺得大批的貨幣到手。在白人慘淡經營之下，從開浦敦、德班、洛林利馬貴斯等處通到

約翰內斯堡的鐵路逐漸完成了公路及運河逐漸開闢了港埠設備逐漸建設了荒地逐漸墾殖了工業逐漸發達了，人口逐漸增加了，財富逐漸雄厚了。現在人口將達千萬，內有白人二百餘萬，土人七百餘萬。因爲人口增加的緣故，市廛之擴大、貿易之繁榮，都在時代巨輪下推進得十分迅速。不料正在一團高興之際突然起了個晴空霹靂，一九二八年經濟恐慌的狂流使得羊毛及農產物陷於停頓，南非亦走上悲慘命運。自一九三三年放棄金本位以來，經濟漸見好轉，現已呈一團活潑氣象。

無疑地，金價高漲是南非經濟復興的第一個推動力。關於採金的收入，一九三二年爲四千九百五十萬鎊，一九三四年增至七千二百五十萬鎊。同時因爲世界需要現金的緣故，使得外方對於新公司（金鑛公司）之踴躍投資，舊公司之力圖擴大，吸收了巨大資本，這是南非經濟復興的第二個推動力。此外，土木工程之發達、建築材料之使用，推而至於運輸業、電力、公路等一古腦兒都在飛躍着，而勞動力之增加、農工市場之進展，也成了自然的因果律。話雖如此，但南非經濟組織之不健全是無可諱言的；其一切機構建築於金鑛之上，而黃金這件東西究竟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今後十年至十五年間能否保持現有產額却是一大疑問，一旦黃金告罄，南非前途之黯淡便不堪設想了。

### 倭爾斐斯

日本人是無孔不入的，凡是地圖上有名稱的地點無論海澨山陬都可以發現日本商

人的足印。雖說開普敦只有二十個日本人，但在非洲大陸之上如剛果、安哥拉、西南非一帶，有些日本商人拿着日貨樣品鑽頭覓縫，爲獵取市場的開路先鋒。

從盧得利治登輪，第二天可到倭爾斐斯灣 (Walvis Bay)，該處港口可容一萬噸船隻，岸上有貨倉及商店等，街市臨着烟波浩淼的洋流，住戶百家，白人六百，土人約一千二百左右。這兒是一片荒涼的沙漠地帶，沒有水，沒有草木，唯其如此，所以富於忍耐性的德國人才得着『人棄我取』的機會；可是德國人雖有勇氣，却是生成的苦命，歐戰告終後，連這一角之地也只好拱手讓人，而置於南非聯邦代管之下。

從倭爾斐斯灣到斯瓦可浦蒙德 (Swakopmund) 只有一小時的行程。那地方雖是草木稀少的荒漠，却粗具摩登都市的輪廓，道路整潔，且有相當設備，由此可見德國人往日孜孜不懈的成績。這兒是海水浴場及海濱避暑之地。

### 排猶縮影

從開浦敦出發，第二天早上便到了西南非頭一個碼頭盧得利治，(西南非舊德領，現爲南非聯邦委任統治地。)這是沙漠中一個港口，蝦子罐頭的產地，居民不足百戶，白人除充當官吏的以外，大部份是歐戰前留下來的德國人，約有六百人左右。該地爲乾燥地帶，陽光施展着強烈的威力，雨水毫無，草木不能滋長，所見的只有巉巖和沙漠，既無可耕的田疇，也沒有電車一類的交通工具，貨物運

輸全靠人力。這樣靜寂如死的荒野却有卍字旗飄動着，那是德國人所辦的小學，而該地德籍猶太人的子弟都送入英國小學，德國人排猶的姿態在天涯海角都有得表現出來。

非洲土人的裝飾：腰上纏着一塊布，簡陋得無以復加，只有西南非「哈納羅」「霍屯督」等族的娘兒們穿得異常考究，真是庸中之佼佼者。

### 兩黨鬥爭

南非聯邦於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三〇年經英國國會通過法令，其地位幾與一個獨立國家相等，但內部包含着親英及反英兩種矛盾的勢力：反英派爲荷蘭人體系下的部耳人，荷蘭人自部耳戰爭失敗後，怨氣至今未消，擁戴部耳戰爭中將領赫爾慈華克爲領袖，企圖脫離英國羈絆，恢復當年獨立國地位，這便是聲勢逐漸強盛的國民黨；親英派以英人爲主腦，網羅少數溫善及騎牆派的部耳人，這便是主張維持現狀的南非黨。這兩黨磨拳擦掌，等候着拼一你死我活的機會，這是南非白人間一道可怖的陰影。部耳人狡詐百出，挑撥土人和東方人情感，是南非人種傾軋的一大推動力。

穿過橫亘的沙漠深入西南非內部，也有畜牧及礦產等，羊毛產量尤爲豐盛，大部份輸往德國，牛輸往意國，牛油輸往英國，此外還有獸皮及金剛石等。該地所產黑色羔羊皮在歐洲賣得很高的價錢，土人喜出望外，襲以「黑鑽羊」的美名。土人收入漸豐，購買力隨之增加，而其日用必需品都是從外面輸入

的，所以眼光四射的日本人輸入棉布、農具、瓷器之類，他們好比蠅蒼見了血，一點兒不肯放鬆。不過日貨究竟來遲了一步，一九三四年西南非輸出額一百二十六萬鎊，輸入額一百十四萬鎊，貿易國別德國占首位，英比兩國次之。

**葡領西非** 距開浦敦一星期航程便是葡領西非的奔給拉(Benguela)，南緯十二度的亞熱地帶，那裏陽光灼膚，雨量稀少，熱帶植物如椰子樹等都是很茂盛的，離開海岸約一百五六十哩之遙便可以發現草原及蒼鬱的森林，所產咖啡甚富。奔給拉像是一道虹橋，窄而長的海峽伸入海洋中，不啻天然良港。峽長一哩餘，寬約半哩，街市建築其上，恍如置身於新加坡。該地東行鐵路通接比領剛果的卡旦加市(Katanga)，這條鐵路於一九〇三年動工，因為戰爭及其它阻力中間停工數次，直至一九三一年完成，比領剛果通海的路程，由此得以縮短。但是該路完成時太不湊巧，逢着世界經濟恐慌的危潮，經濟上並無重大發展，現以木柴為燃料。一九三一年客運僅有二十五萬人，貨運約二十五萬餘噸，一九三二年更見慘落，客運減為十八萬，貨運減為二十二萬噸。該路對於開發非洲內地的作用似乎尚有所待。

**羅安達港** 葡領西非的首邑羅安達港位於奔給拉之北，港口尚無設備，旅客須換乘小筏才得登陸。該地人口僅有二萬，白人約占五千，世界文化工具如稅關、銀行、旅館、商店、警察、郵局等等組織，應有盡

有。市區後爲一片高原，上有官廳、學校及白人建築物多處。

登岸之後，第一個不良的印象便是若干失業的黑人蹲伏於橋畔及小公園一帶向行人喃喃乞討，他們甚至連紙烟也要討一支，而市區的各商店大都門可羅雀。葡萄牙對於殖民地採取『禁止外貨輸入』的政策，高築關稅壁壘，政府收入銳減，沒有錢建設港埠，沒有錢把從羅安達接通馬蘭吉 Malanje 的鐵路敷設好，不能與比屬剛果鐵路線及英葡共管的羅得西亞鐵路線互相啣接。

日本貨走私 走私問題在我國鬧得烏烟瘴氣，我們真料想不到這是日人的一個慣技，雖在西非之一角他們正搬演着同樣的戲法。日本私貨之侵入葡領西非以比領馬他的 (Matadi) 爲其根據地，利用剛果盆地條約的自由地帶祕密輸往葡領薩爾法達 (Salvador)，在國境接壤之區雖有監視嚴密的測量技師及威風凜凜的戍卒，但因地面遼闊並且布滿了鬱蒼蒼的森林地帶，誰能把守得水洩不通呢？這些販運私貨的日人慙不畏法，常常挑着五十公斤的重擔一擔擔偷關而入，當然也有事機敗露因而入獄的，但他們仍舊保持着冒險的勇氣。

羅安達爲亞熱帶，植物茂盛，氣候亦頗適於歐洲人生活，人口密度每一平方公尺平均只有兩個半人，土人文化很低，少有能操英語的。葡人與土人的混血兒爲數很多他們和土人中之摩登少年往往自

頂至踵是一色的日貨。該地工資每天有二便士或三便士，僅敷吃飯之用，這筆血汗代價還要負擔納稅的義務，凡是無力納稅的官廳勒令罰充苦役，利用無代價的勞力從事於築路及開墾等項事業。葡人統治階級揩油揩到窮苦土人的身上，這還不算稀奇，土人當中有實行多妻制的，自己不願受罰，往往派一個老婆頂替做工。

一個新海口 法領剛果的波馬港，白人僅有四百名，前途頗有發展之望。從前比領剛果的貨物由剛果河運到利奧波爾得維爾(Leopoldville)，再從該地轉乘火車運到馬他的，換船出口，但馬他的水流湍急，危險性很大，所以法國十餘年來處心積慮，想從利奧波爾得維爾對岸布拉薩維爾(Brazzaville)開闢一條通海的鐵路。布拉薩維爾是疾疫的大本營，人力不足，並且森林的阻力很大，築路工事進展極爲遲鈍，自一九二一年開工，經過十三年之久，消耗巨資，於一九三四年才告落成，這是比領剛果通海的一個新港。

法屬喀麥隆 從前在德人慘淡經營之下以出產香蕉、可可、橡樹、椰子馳名的喀麥隆(Cameroon)，大戰後除接壤英領尼日利亞(Nigeria)的一部份劃歸英國代管以外，其它大部份都在法國人的掌握。該地人口，土人約有三百萬，白人二千五百，有一片沃野及原始時代的森林。杜阿拉(Duala)爲其



海口，人口六萬，白人僅有六百。據聞喀麥隆深山之內還有吃人的野蠻種族，但在市區所見的黑人馴服得像是羔羊一樣，完全脫了野性。土人中也有技術優良語言敏妙或受過相當教育的，可是精神太不振作，他們的本領不過騙取個人的享樂，西裝革履，多討幾個老婆，簡直沒有其它的念頭。

當地土人大都抱着『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態度。土人種族甚多，風俗習慣不同，性情異常疏懶，所以土人的開化問題至少不是短期內所能實現的。該地以農產物爲其主要產品，一九三四年輸入額爲五千九百萬佛郎，輸出額爲七千三百萬佛郎，與一九二八——二九年爲比，輸出入額都不及往年半數。日本走私貨物常常運到該地內部轉入英領尼日利亞一帶。

英領喀麥隆大致與法領喀麥隆情形相似，以農產爲主要品，並且同樣陷於不景氣的深淵之中，不過貨幣關係似乎略勝一籌。英國採取高稅制度，因此日本走私貨物源由法屬轉口侵入。此外還有法領赤道非洲是西非殖民地中僅有之入超地帶，同時也是個落後之區，直至現在，法國才開始投資於鐵路及公路事業。

一九三六，一一，二四。

## 蘇彝士運河

阿比西尼亞的軍火、意大利派往東非的兵士，都打從蘇彝士運河經過，而這條運河既不屬阿國又不屬意國，是屬於蘇彝士運河公司，公司大部分主權操之於英國，如果英國實行封鎖運河，那麼從的黎雅斯德到吉布的要多走三十天的路程。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運河落成時曾用去二千萬金鎊以上，當時都認為公司必賠本，可是到今日，公司股東是全世界最富的股東，從前五百佛郎的股票現值一萬八千佛郎。埃及皇帝曾在某一時期將大批股票轉讓於英國，眼見到手錢財流入他人的荷包，這是何等懊喪一件事。波特賽（Portsaid）是運河入口，也是全世界最奇特的商埠，其成立完全是運河關係。數年前運河兩岸是一片沙漠，現已棕樹成林，還布滿着仙人掌園，景物幽麗，大非往日可比。

公司雇用大批公務員，備有疏濬河道的艦隊，船隻通過稅極高，二萬噸船隻納稅至七萬佛郎之多，付稅以後何時方能通過誰也不曉得，只能碰它自己的運氣。在運河區域以內，公司另派領江，船主退處無權無勇的地位，假使你感覺得不耐煩，公司滿不在乎，因為你賭氣另走一條航線，起碼要多走一個月。

還有一點也是很奇特的：世界各海道的通例，客船較油船等級爲高，只有蘇彝士運河翻了一個底子，油船最占便宜，一切船隻都得讓它儘先通過，堂皇富麗的客船只能泊在一邊，讓渺小齷齪的油船一擺二搖地先走。油船走得慢，去了一條或許又來一條，客船在烈日下，船主發急，客人也發急，但發急有何益處呢？油船上小夥子也許朝着客船的高貴士女們扮一鬼臉，作驕傲的微笑，往往等了十八個鐘頭客船還是不能開走。爲甚麼油船有這優先權呢？因爲殼牌油公司及埃及精油公司都在運河口設立了總公司，烏干達、波斯灣一帶的油集中於此分布於全世界，所以運河規定船隻的等級油船第一，兵艦次之，客船及郵船又次之。幸虧夜晚也可通行，否則麻煩尙不止此。

自意阿戰事發動後，運河兩端海面上常有神祕「偵探船」出沒其間，意軍有若干通過運河，在一小時以後阿京即可接得報告，這也是國際戰爭中一件奇蹟。一九三五，二二，六。

### 蘇彝士與巴拿馬

蘇彝士與巴拿馬兩運河是世界上兩件最偉大工程，巴拿馬溝通太平洋和大

西洋的孔道，蘇彝士把地中海和紅海的運輸腳接起來。巴拿馬是亞洲和美洲的聯絡線，蘇彝士是歐洲和非洲及亞洲的聯絡線。

蘇彝士運河是法國工程師設計法國資本開闢的，後來被英國吸收一部分投資權，但一切行政權

還在法國的手裏，而防守權則歸英國。河長一百英里。巴拿馬運河完全是美政府的錢，歸美政府管理。河長五十英里。

蘇彝士與海平線相等，巴拿馬則在兩端設了三座水閘，高出海面八十五英尺。開闢蘇彝士運河時其費用爲一萬萬五千萬美金，巴拿馬則用去三萬萬七千五百萬美金。蘇彝士未設砲臺及要塞，各國船隻可隨時通過，只要付一筆買路錢；巴拿馬則在美政府軍事管理之下設有要塞，巴拿馬運河地段以內行使美國法律，有最高長官監督一切，這位長官每年領用一萬美金的薪俸。蘇彝士有三十二個董事，每個董事的薪俸每年都超過一萬美金。

通過巴拿馬的船隻每年總噸數比通過蘇彝士的船隻的總噸數少了七百萬或八百萬噸。巴拉馬通行十八年，賠了一千三百萬，十八年之內，維持及管理運河的費用約占收入百分之四八；蘇彝士一切費用只占收入百分之一三·五，所以蘇彝士股東賺了很多的錢。各國商船都喜歡巴拿馬而厭惡蘇彝士，可是巴拿馬只算美洲孔道，蘇彝士却緊握亞非歐三洲樞紐，儘管厭惡它，不能不向它丟下買路錢。蘇彝士大概有四十五英尺深，河身最窄處只有七十碼，每二十四小時內只能通行商船十五隻，因近來夜間用探海燈所以才能通過這麼多的船隻。河路寬窄不一，有時船隻停在較寬的地方以待來船。

通過。其最高紀錄爲一九二九年，那年由南而北及由北而南的船隻共通過五千隻。去年一年船隻通過的總噸數爲三千一百萬噸，內載二十六萬人，却比往年減少了。蘇彝士的買路錢抽得很重，以噸數計，每噸抽費五·七五金佛郎，以大戰前的金佛郎價格爲標準，等於美金一元九角。

蘇彝士運河是法國政治家兼工程師勒色坡(Ferdinand de Lesseps)開闢的。當他着手時，一般人都在非笑他，認爲這是愚公移山的政策。英國首相狄司拉理會說過，「這條運河縱令開成，也不過是一條死水溝。」後來漸有成功的指望，狄司拉理又不禁着急，設法從法國人基德夫手中收買了一些股本，英政府沒有錢，這筆錢是從英國大富人拉斯企爾得手中借來的，共有二千萬美金。這樣一來，英政府才取得防守蘇彝士之權，但一切用人行政都在法國人手裏。總公司設在巴黎，用人極多，英國無從過問。按英相狄斯拉理生於一八〇四，死於一八八一，他是一個猶太人，曾兩任首相。開闢蘇彝士的那位法國工程師生於一八〇五，死於一八九四。

世界經濟衰落後蘇彝士所受影響最小，而經濟回頭又比任何地方來得快些，今年是生意最旺之一年。因爲大家非走這條路不可，而買路錢如此之貴，所以大家都集矢於法政府，希望他能够減輕商船負擔，尤其是英國利物浦商會希望得更爲迫切。公司董事中有一位荷蘭人，十位英國代表，其餘二十多

位都是法國人。英國股票占百分之四十以上，而每個股東只有十票選舉權，所以一切權利都握在法國人掌握中。歐戰初起時，土耳其想奪占這條運河，法國一籌莫展，幸虧英國海軍開往鎮守，這是英國的一場大功。過去英國的意思，國際孔道不應視為私營企業，而由少數資本家壟斷，主張把德意二國邀來參加公司組織，因為這兩國運貨運得特別多。英國人又說，「在經濟衰落時，蘇彝士抽費如此之重，不啻予國際繁榮以一重大打擊。假使法國毫無覺悟，恐各國將有相約不通過該運河之一日。」

法政府另有其理由，她說，「一個人有深謀遠慮以及偉大計劃，其發起人及股東是應享受優厚利益的。英國未費吹灰之力，每年坐享七百五十萬美圓的厚利，何能出頭說話？而且股東是常常更換的，他們收買股票不是花了票面的價格，常有很多的新股東花錢甚多才取得股東資格，現在股東所得紅利不足抵償他們在大戰時所受損失。至於公司費用現已減少百分之二十三，這一點也是英國所應了解的。假使英國執意要變更公司制度，我們兩國必發生嚴重的外交問題。」

法政府常把公司董事一席當做酬庸的工具，例如故外交部長巴爾多、前總理杜邁格，都做過公司中董事，此外退職部長及有功於國的偉人都掛了董事空銜，坐享優厚薪俸。董事共三十二人，只要七人便足法定人數，所以董事等於名譽職，到會也好，不到會也好，每年薪俸一萬七千美金。

## 阿比西尼亞國情

打開東非洲地圖一看，有幾個大國——英、法、意——的殖民地聯在一綫，中間包圍着一塊小小地方，在全世界不景氣中這是一個逐鹿之場，這就是從前的愛提奧披亞帝國。當第四世紀時，英國還在洪荒未鑿的時代，這地方已受了耶穌勢力的洗禮，論資格再老沒有。往日阿刺伯呼之爲「阿巴西」，意思是「混血人種」雜居的地方，由此蛻化爲「阿比西尼亞」的名稱。這真是一個奇特的國度，資格雖老，至今尙未完全開化。地勢從紅海海岸蜿蜒而上，形成一片高原，其高度由六千呎到八千呎，與伯蘭克山（即白山）山巔平頭。一年到頭的氣候好像祇有夏季一季，雨水下得大，很合當地的需要。土地肥沃，每年有三次收成。無疑地，人民靠天吃飯，都落得偷閒度日。人口約有一千萬，優種居三分之一，其餘都是劣種，專做奴隸及家庭中的僕人。因民族太複雜了，政府發號施令往往要用七十多種文字纔可家喻戶曉。奴隸制度如此發達，國聯看不上眼，於一九二三年吩咐她實行廢奴，國王毫不躊躇的答應下來，承認二十年後完全廢掉，將來蓄奴者處以死刑。一九三二年，英國有一位洛耳先生走到阿的斯（阿京）去，祇見蓄奴制毫無更改，僧侶及教士都有成羣的奴隸，教堂也使用奴隸，竟有許多地方蓄奴盈萬，凡是真正

的阿比西尼亞人無論怎樣窮，總不會窮得蓄不起幾名奴隸，當兵吃糧的也有一二奴隸爲之奔走執役。照這種社會經濟制度看起來，別說二十年，就再過好幾百年，蓄奴制決改不掉。奴隸中有福命苦命之分，福命奴隸穿得好吃得飽，在皇宮及各部服務，主人騎馬出門，他們緊隨在後面；苦命的服役於農田，農田都是他們的血汗所經營的，不用說，工作極苦，工錢分文不給。

一九三〇年，國王塔伐理即位。從來國王有個傳統的名稱，叫做什麼「海里塞拉西」Haile Selassie。這個國王雖不算神聖英武，却也有相當才具，劈頭征服了各部落的小朝廷，倘有抗命的，或者用飛機給他利害瞧瞧，或者把他騙到皇宮來施以軟禁，如無王令，休想離京一步。國王很想把國家弄好，對教育也極熱心，想在純粹文盲的混合民族中施行普及教育，對於公路、衛生、醫院、電報、電話、汽車、無線電、飛機、這些近代文明利器都想整個兒搬到本國來。祇是國境與英、法、意三國勢力相接近，時受無形與有形的壓迫。應付法國尚無多大困難，雖說從法國殖民地「吉布的」到阿京有一條鐵路，祇有三天的路程，這條鐵路的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但法國尚無咄咄逼人的聲態。近來法意兩國爲調整在歐洲步驟，法國外交部長賴伐爾與意相墨沙里尼成立協定，對於這條鐵路已給予意國以一部份管理權。至於英國呢，在北方，英屬貝比拉塔塞了阿比西尼亞通海的孔道，在南方，英屬怯尼亞及烏干達又足以阻遏阿



人南下的雄圖，但是英國人還算適可而止，沒有和她翻過臉。英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查拉湖築堤問題，因為這裏有個火山噴火口，水勢奔騰而下，注入南尼羅河，對於埃及及蘇丹經濟關係極爲重大。一九二五年英意成立一種平分春色的協定，英國得在查拉湖建築南尼羅堤，意國得在意屬以里特里亞建築一條鐵路通到意屬索謀利蘭（按以里特里亞在阿國之西北，意屬索謀利蘭却在阿國之東南，被阿國領土隔離，所以意人對於阿國的野心是刻不忘懷的。）英意兩國同時宣言，對阿國主權毫無損害。縱然阿國蠢如鹿豕，也會看得出她們不懷好意，所以拼命表示反對。她拿出喧賓不能奪主的理由來，英意兩國祇好暫時放鬆一步，且待將來再說。

阿人很想致力於提高文化及發展經濟兩項事業，却認定應以自力發展，而不願利用外資。可是自身的力量何年何月纔可表現出來呢？阿王睜開眼睛一看，覺得距離較遠的日美兩國比較可以信賴，便與美國「白」公司締結借款二千萬美金建築查拉湖堤岸的條約，隨後因財政及國際上關係竟成泡影，於是阿王與大臣們又向日本暗遞秋波，據說暗中把棉業權利許給日本，這雖沒有充分證據，而大阪魄力雄厚的棉商老遠地跑到阿京來，人數如此之多，調查如此之久，並且日皇想派大使常駐阿京，恐怕不是無的放矢的舉動。

阿王所最不放心的是意國：意阿兩國歷史上仇恨甚深。十八十九兩世紀時，意國貿易公司在東非買得紅海海口「阿沙伯」地方，逐年推廣，一八八二年意政府把主權拿了過去，進行得比前更猛烈了。一八八五年又把白魯爾地方拿去，並從埃及取得馬蘇華地方，於是阿國物產出口都被堵塞了。照英埃條約規定，承認阿國應有出口孔道，可是意國珍拉將軍不肯撤回軍隊，阿軍奮然開始攻擊，擊斃意軍四百人，英國調停無效。一八八八年，意軍二萬與保護通海要道的阿軍發生衝突，經過很久談判，兩下撤退軍隊。阿王嘉恩爲了英埃蘇丹的教民叛變被流彈所中，新王米尼勒嗣位，和意國締結條約（即安托勒利 Antonelli 條約）三年來和平無事。照條約規定，阿國與他國締結條約時應得意國同意。隨後米尼勒懷疑意國有輔助前王嘉恩的兒子窺竊神器的行動，一怒之下，把條約撕成粉碎。

一八九六年開始第二次戰爭，意國巴拉體理將軍統率一萬三千人與阿軍九萬人在阿杜華作戰，意軍第一旅全軍覆滅，第三旅增援，又被阿軍截爲數段，結果意軍死亡六千五百人，被俘四千人，陣亡幾名重要軍官，巴拉體理僅以身免。後來主帥巴拉體理回到本國受軍事會審，委稱軍隊素質太劣，可是判詞上說他指揮不力，並且責備政府不應派出酒囊飯袋貽誤國事，克力司皮內閣因之解體。隨後意阿停戰議和，意國賠款四十萬鎊，承認阿國是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從那時起，雙方都把這件事記在心頭。阿王

米尼拉戰勝強鄰後一躍而爲世界名人，其顧問團中有兩個俄國人，三個法國人，一個英國人，隨後削平了本國內亂，對南尼羅河問題與英國成立妥協，允許英國從阿京到蘇丹及烏干達的築路權。直到一九一三年米尼拉薨逝，親英仇意的傳統政策至今無變遷。

阿人仇外思想在一件事上可以表現出來：阿王用了五萬美元代價從一個美國人手中買得一套鐵路的玩具，後來發覺這東西僅值得一萬元美金，阿王深恨自己做了阿木林，把經手辦交涉的本國人鎖起來，二年後雖然得釋，終以驚悸而死。近來阿王幾疑所有的國家都是吃人不見血的帝國主義者，他希望得一海口，可是帝國主義者把她堵塞得水洩不通，她也是國聯之一員，阿王寫給國聯一封信中有一段說，「我們歷史上自與外國交通以來，沒一個不轉我們領土的念頭，破壞我們的獨立，差幸如天之福與我將士忠勇衛國的結果，我們仍得屹立於今日，這是我們引以自豪的。」

一九三五，六，一四。

### 美國智囊

一九三〇年，阿王打算延聘一位外國財政專家，美國國務院填寫一張保薦單，阿王左

挑右選，決定聘用頭腦清晰眼光明敏的加爾遜。這位先生一張嘴生得很小，可是容量很大，說話時口若懸河，阿王每年給他薪水九千美元，每天有二十小時的工作。他受了阿王的特達之知，努力改革財政，對

於內政外交也有層出不窮的建議，又使阿軍增加戰鬥力，使各酋長服從阿王號令，因此得阿王信用，成爲阿國唯一無二的智囊。

加爾遜住宅附近有一幢兩層樓洋房，四面留着空地，前頭豎起一根鐵桅杆，杆上懸着美國旗，這便是美國公使館。各國使館都建築在清靜幽僻的地方，惟有美使館地居都市中心，而且建築簡陋，沒有躲避飛機的地窟。阿京如受敵機襲擊，美僑必須跑到附近一座石屋裏避難，這石屋是阿國陸軍部舊址。

美使館沒有多少職員。代辦恩吉特和智囊加爾遜往來密切，因他倆裏應外合的結果，阿皇把石油權讓與美國『非洲開發及探險會社』(Africa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Corporation)它是美孚公司內部一種機構。這事辦妥後，阿皇龍顏大悅，把外國諸葛亮宣召進宮，大加獎慰。阿皇說：『不是先生妙算如神，那有如此的結果？這場功勞不小，寡人感謝不盡。』不料問題揭曉後，美政府多所顧慮，始而否認，繼而撤消。英國聽了這個消息，正中下懷。阿皇弄巧反拙，懷着滿肚皮的怒氣，把加爾遜着實訓斥了一番。加爾遜說：『不干我的事，這是恩吉特代辦經手去辦的。』阿王又找了恩吉特進來，聲色俱厲的提出質問。恩代辦說道：『這件事出乎意料之外，美國政府的事情真難辦，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了。』最後阿王嘆口氣說：『這也難怪你們，阿國是個弱小的國家，別人怎把咱們放在眼下呢！』

## 奇風異俗

阿比西尼亞是個富有神秘性的國家，全國男男女女找不出一個大塊頭來。有人說，他們吃得太不考究，滋養料不足；但他們體格生得挺結實，能在極熱氣候極潮溼地帶走兩天路，不喝水不吃什麼，請問那國的人民辦得到？他們是黑種，偏偏喜着白色服裝，袖子挺大，赤着腳，只有貴族才夠得上穿木屐。

他們的蓄奴制最爲國際所詬病，可是有一件，當奴才的好像生就奴才命，情願服侍主人，忠心主人，快快活活地過着一輩子奴才的生活。假使主人承認把他們釋放出來，也許他們不願意，『吃主人的飯，替主人做事，是我們心甘情願的。把我們攆出去，教我們上那兒去吃飯？』

他們的刑律真奇怪：絞死強盜時，特許強盜親屬跑上前去替行刑者幫忙，用勁把強盜快點弄死，省得多活一刻多受一刻的罪。殺人償命是和各國大致相同的，却也大同小異：由被害人親眷充當劊子手，正是『一報還一報』。從前捉獲偷兒時斬斷兩手，理由是三隻手太多了，索性一隻手也不留吧，這刑法現已不用。

他們有一種排難解紛的習慣，說野蠻並不野蠻：例如甲乙兩人意見不和，暫且不必動武，彼此把衣

服扭在一處，一言不發朝前走，迎面來了某丙，瞧見他倆的模樣兒便知道是在拌嘴了，於是甲乙丙同時坐下，丙做裁判官兼充和事老，來來往往的路人都都定下脚步兒，彷彿都是陪審官的神氣。最後根據公正意見判斷誰是誰非，一面把他倆扭着的衣服解開，這是叫他倆言歸於好的意思。

自意阿戰事發生後，阿國懷着滿腔的熱望，靜待着雍容高貴的國際紳士替他們解開扭着的衣服，不料紳士們自己的衣服也正扭做一團，假使阿人不甘心做異國奴才的話，那麼只有挺起胸脯，拿出兩天不喝水不吃東西的本領親自動手，貫徹其『一報還一報』的決心。

## 非洲最後的黑人國

非洲有三個名義上的獨立國，除了在英國控制下的埃及以外，那兩個便是阿比西尼亞和利比亞。

不幸阿比西尼亞被意大利一口吞噬了，這個唯一的黑人國——利比亞——其前途之渺茫也是不消說得的。歐洲的餓虎——德國——張開血盆似的大口，提出『重分世界資源』及『恢復非洲殖民地』的口號，這些肥肉都老早塞在列強嘴裏，她們怎肯吐了出來呢？但是，她們又害怕這隻餓虎咆哮傷人，想來想去，只有犧牲別人填滿德國的慾望，保持本身的既得權利。因為是這樣，利比亞正是一塊尚未分配的肥肉。

據說一年以前，南非聯邦總理曾建議把利比亞送給希特勒以滿足他的殖民地要求，這句話雖由南非總理予以否認，只怕不是無稽之談吧。

利比亞是百年以前——一八四七——美國慈善團體所開發的。美國解放黑奴以後，許多黑炭團回到故鄉來，脫離白人的羈絆，並且仿照美國先例組成一個獨立共和國。在美國的黑人常常吶喊着

『非洲是黑人的非洲』想建立鞏固而擴大的利比里亞共和國，可見這地方雖遠在西非之一角，（靠近象牙海岸）却是全世界黑人視線集中之地。

本年七月二十七日，是利比里亞的獨立紀念，大總統巴爾克列在國會前廣場檢閱義勇軍四千人及邊防軍四百人，他大聲說道：『在現代帝國主義威脅之下，我們要同心戮力，維持黑人國的獨立地位』。利比里亞的黑人過去受過『洋旗』的洗禮，現在比從前更進步得多了：國債逐漸減少，它如衛生行政、築路工程，以及教育、軍事諸端都有顯著的成績，並且躍出不景氣之深淵，誰說黑炭團沒有建設能力呢？

利比里亞是資本主義國，只是缺少資本，從前的財政幾瀕破產，與一九二九的美國相似，官吏憑藉權威想出個發財妙訣，就是販賣黑奴，連國王也做這樣的買賣，他們向西班牙『可可公司』訂約，每名黑奴身價美金四十五元。另外還有抵押的辦法，（大概如中國下等娼妓之押帳辦法）父母把孩子抵押在公司裏作工，可是到後來往往沒有備價贖回的力量。

因此引起國聯注意，許多人主張國聯採取直接干涉辦法。利比里亞原為『解放黑人』而獨立，軍人的制服上綴着『我為愛重自由而當兵』一語，憲法上人民權利之章其第四條為『禁止奴隸行為』



怎樣還可以自己糟蹋自己呢？

後來國王退位了，國聯亦不再過問，利比里亞從恥辱、卑賤、貧乏的火坑中跳出來，以有今日。在該國以內，英語的美國人住在濱海一帶，共約一萬至二萬二千人，而全境黑人士著約爲一百五十萬人。面積等於美國的阿海阿州，中間交通不便，橫阻着層巒密菁，也和美國的亞馬森大森林彷彿相似。種族計有二十三種之多，語言、宗教、習慣處處不同，還有吃人肉的野蠻種族在內。

利比里亞雖說很進步，但裏面還有人民黨和保皇黨爭奪政權。該國既無資本也沒有工業之可言，並且資本之發展與工業之振興還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實現。在這虎視眈眈的局勢之下，誰能保得住她不作阿比西尼亞之續呢？

英德的毒辣宣傳 英國統治者根據『犧牲弱小以求苟安』的傳統政策，準備物色『落花無主』的一塊領土藉以療治德國的飢火。南非國防部長畢羅先生解決『殖民地問題』的三條妙計有一條是把利比里亞投入德國之饑吻，可是德國人不願領教，她說她要收回的是戰前德國固有的殖民地，是現在被英法等國霸占了的，不能節外生枝，把別的東西搪塞。

德國果然不願領教嗎？我們的看法，她嫌這份薄禮不夠味，大肚餓漢吃一點點肉咬一兩根骨頭是

不濟事的。

那時英國統治者盡量宣傳，把利比里亞形容得像人間地獄，意思是說利比里亞不配自己統治自己，應由優秀民族負起『人類文明之使命』（借用慕沙里尼征阿時豪語）無疑地這是英國統治者的『過門』，但德國竟充耳不聞。現當德國準備提出殖民地要求的前夕，德國 *Deutsche Rundschau* 雜誌忽有描寫利比里亞一文，與英國所宣傳者曲異而同工，茲爲節譯於後，以見帝國主義者『毒辣宣傳』之一斑。

非洲唯一獨立國利比里亞黑人共和國位於非洲西海岸赤道北數度，大於瑞士兩倍，大部爲林木濃茂的山地，住有三十種民族，一百五十萬人口。

利比里亞與非洲別的國家一樣，其實權握於外國人之手，但這種外國人是黑的不是白的：他們從前是美國黑奴，上世紀美國解放黑奴時把他們送到這裏，和當地土酋成立契約，漸漸成了美國黑奴的殖民地，漸漸造成喧賓奪主的趨勢，一八三八年成爲獨立共和國。

土着和新來的客人雖同爲黑人，却有鴻溝爲界：新來者善操英語，具有歐美文化，一舉一動都像高貴的白種殖民，不把土着放在眼下。他們住在海岸比較清涼之地，自視爲統治階級，穿的是洋服，戴的是

峨冠，施施然佩帶政府官吏的裝飾，這比土着之士服隔了好幾個世紀。

爲防止歐洲資本家篡奪他們的特權，建國者禁止白人擁有土地權，因此保全利比里亞的獨立性，因此商業毫無進步。他們像斯文一流人物，大半做律師、政治家、公職員、及牧師，不願爲胼手胝足的種殖者或披荆斬棘的開路先鋒。鐵路尙未建造，只有五十哩可通汽車的道路，家畜極少，運輸靠赤脚苦力。

閉關政策強力維持到現在才有一批波蘭人闖進來取得居留地，但無顯著效果；其最重要之一項是給與美國汽車胎大王 Harvey Tirstone 種植橡樹的特權，有兩萬土著工人被雇用。

從前他們只許自己在政府中服務，現在土著亦已取得選舉權，但政治及社會主要地位仍操之於極少數巨室之手，他們都是美國黑奴的後裔。

內地沒有小學校，公開理由爲經濟困難，秘密理由是提防土著受有教育，將使他們難於永久維持其崇高地位。只有私人創立的內地教育，政府概不過問。英國教會學校順理成章地教化土著，使之保存其固有習俗；美國傳教士則不然，認爲土著信教者優於不信教者，不信教者的生活都是邪惡的，最好使年輕土著離開其固有生活，養成美國典型的小公民，所以美國學校中首先是英文、算學、讀書、寫字等等，畢業時學生衣服和外表大有洋派，只能在沿海做商店職員和政府官吏才可一展所長，也許他們鑽入

特殊階級，但他們不能代表土著；土著反對洋派，罵他們和罵美國來的黑人一樣。

大多數教會學校的學生找不到職業，有的流為沿海貧民，有的回到老家，回老家的永遠找不到較好的職業提高他們的生活，同樣做種米農人，用舊法耕種，和不讀書的農夫一樣。會長有時向政府辦交涉叫他們當翻譯，但會長不聽他們的話，把他們視為『非我族類』。

政府對大批土著表面反對其不開化，暗中却引以為樂。假使發現具有危險性的會長，即設法代之以傀儡，並且暗中破壞他們的威嚴；製訂一條法律，凡有不服會長判決的案件准其上訴到地方官，最後還可以上訴到首都最高法院。政府表面維持舊法，暗中予以破壞，並且不預備提高土著的地位。

政府主要目的是減少徵收田賦時的阻力。非洲其它國家所收土著田賦至少留一部為地方事業費用，但利比里亞所收田賦掃數解到沿海，供特殊階級享樂之用。

利比里亞至今尚未以本地人民組成一個國家，進化的黑人與土著不斷鬥爭，前者極力保持其『主子』地位，後者漸漸喊出被壓迫階級的反抗聲，但他們的反抗很容易被他們的主人用少數軍警鎮壓下去，聯合革命是不可能的。

根據這段宣傳，可見德國對此一塊肉並非絕無染指之意。

## 北非之一角——摩洛哥

摩洛哥這塊地方是白種人征服弱小民族的勝利品，是列強勢力角逐之場，其中包含着延續不斷的鬥爭史。該地與西班牙隔海相望，爲大西洋通地中海的『窄腰』。幾世紀以來，西班牙人越海征伐，與土人種下很深的惡感。土人中有一位民族英雄名叫阿布德亞爾克林的曾經掃除西班牙人勢力，隨後幾乎從法國人手中光復舊物，不幸功虧一簣，爲法西聯軍所敗。可是在大亞特拉斯山脈之另一面，里夫民族求解放爭獨立的一片怒潮使法國疲於奔命，直到現在，多少奉着祕密使命的法國人深入虎穴想去探聽虛實的往往被土人割下腦袋，甚至自他們啓程以後魚沉雁渺，連一點信息都沒有。

西班牙雖處於『近水樓台』的優越地勢，兼有『先着祖鞭』的一段史料，但因自身太欠振作，其勢力逐漸退轉。一九〇四年英法協定及一九〇六年阿爾黑西拉斯條約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獨占性，僅留下一三、一二五方哩地帶屬於『西領摩洛哥』範圍以內（里夫山脈在內）。一九一一年，雄心躍躍的德國把一艘炮艦駛入摩洛哥的亞格狄爾港，幾乎引起一場風波。在摩洛哥之北靠近直布羅陀海峽有所謂『丹吉爾中立地帶』，是從摩洛哥整體中劃出一部份納於英、法、西三國共管之下。歐戰既

起，法國想把丹吉爾併入『法領摩洛哥』，各關係國一致否認。一九二三年，列強確認丹吉爾的國際性，西班牙忿忿不平，曾向國聯提議把丹吉爾劃入『西領摩洛哥』，碰了一個老大的釘子。一九二八年，意大利亦得插足於丹吉爾，該約（丹吉爾條約）有效期為十二年，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滿期後，依法延長十二年。這是過去列強在摩洛哥劃分勢力範圍的概要。

丹吉爾面積爲二二五方哩，法領摩洛哥面積爲二〇〇、〇〇〇方哩。無疑地，摩洛哥這塊肥肉除開兩小片之外，其餘都被法國人一口吞下。法國在丹吉爾以西大西洋岸加沙布蘭加築港告成後，該港附近的拉巴特便成了摩洛哥土王（蘇丹）及法國總督駐節之地，而摩洛哥舊都『非司』城仍爲政治及宗教策源地。該城距地中海及大西洋同爲百哩之遙，係紀元前八百年阿刺伯人侵入時所建，內有七百八十五個回教寺院及無數高聳入雲的尖塔。該城除『新街』及法國人所建『洋街』之外尚有充滿着神祕性的『舊街』，市廛窄小，其住宅臨街之一面沒有窗戶，外觀是很簡陋的，可是住在裏面的貴族，其豪侈生活出人想像之外；女人們披着布在外面跑，而家居時脫去這塊布之後露着滿身的金翠，包裹着耀眼的繡縐，簡直地判若兩人了。但是，室內光鮮奪目，室外却籠罩了一片愁慘氣象；若干穢氣四溢的盲丐身子靠在她們的牆頭喃喃行乞，一牆之隔便有天堂地獄之分。

街頭上還有一種奇形怪狀的人兒，左手拿着一個東西像是溺斃的狗尸，右手搖着鈴，他們是賣水的，狗屍是羊毛製成的水袋。從前法國未統治摩洛哥以前，英國派來幾位使臣，攜帶禮物獻給非司的土王，中有一位燦然軍服神氣十足的副官頭帶熊皮之冠，土人露着驚異的樣子，大家圍繞着看他，有一位外國記者生怕鬧出亂子來，忙用阿刺伯語向羣衆解釋道，「他頭上帶的是水袋，這是不值得稀罕的。」原來土人最怕是火災，最喜是水袋，水能滅火，無怪那位記者要用這樣的話去哄騙他們了。

二十四五年之前，非司這個地方法國官兵及外國人常被土人殺害。到現在，土人排外觀念雖漸淡薄，但有一個最主要的條件即是外國人不能侵犯他們的宗教及風俗，所以法國總督特頒一條禁令，不許外國人參觀神道大學，理由是恐怕觀光的偶有不敬事件，無端地引起誤會來。非司的寺院朱薨畫棟，雄偉異常，內有古代雕刻及其它名貴美術品。

看了這些情形，可見摩洛哥土人對於統治階級的白人還蓄着一團熊熊的怒火，假使德國政府爲貫澈德廢皇威廉第二的『德國摩洛哥政策』而派兵開入西領摩洛哥，那麼，在德國構煽之下，土人的民族意識必加倍強烈起來，而法國非洲殖民地不單是摩洛哥一隅，即近如阿爾及耳、突尼斯，遠如多哥、喀麥隆等地，何處不是德國進攻的路綫？回頭再看到英國吧，德人如染指於北非之一角，必進而提出

收復舊有殖民地的要求，英國的兩C打成一片的政策（從 Capetown 到 Cairo，中經舊德屬坦干伊喀，戰後爲英國代管地。）亦爲之一舉打破。所以過去的摩洛哥爲英法角逐之地，而現在的摩洛哥，她倆却有着利害相同之點。



## 丹吉爾問題

本年五月底，英國前外相西門答覆議院的質問，涉及丹吉爾問題，他說：「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假使沒有任何一國提出改約通告，則丹吉爾條約依法得延長有效期間十二年。英國應與其它各關係國磋商後才可決定應採何種相當的步驟。」他又答覆另一議員的質問，「丹吉爾之國際化，與英國歷來政策——以直布羅陀海峽為自由通過之區——是極相吻合的。」這一次的答覆，前者意義含混，後者表示英政府對於本問題之滿足。

丹吉爾在非洲西北角，與歐洲西班牙隔海相望，為大西洋到地中海最窄孔道。這樣的狹窄，至少應該在那裏建築要塞以達控制海洋目的，可是從來沒有一個完整的控制力發生，一半因為那裏沒有天然的海港，一半由於南方沿岸國家在海洋方面的力量極為薄弱，同時南北雙方沿海岸國家彼此互相猜忌。但是，因近代科學進步及近代外交的圓活使地形逐漸改變，即軍事上的重要性也有相當變化。丹吉爾這個地方使歐非兩洲如此的接近，這兩片大陸的海洋貿易含有半個世界的富源，足以供給半個世界的需要，差不多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地方像這樣細如蜂腰的形勢，所以保持丹吉爾的「真

實」中立性，確立國際化的地方制度，這是必要動作。

要明瞭丹吉爾的內容，必須回溯到三十年來歐洲與摩洛哥的關係：在從前，法國受了德國的刺激，同時又想與英埃保持平衡力量，便用大刀闊斧的手段在摩洛哥樹立堅強力量，這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事實。後來英法兩國於一九〇四年簽訂條約，兩國劃定北非勢力範圍，英國在埃及，法國在摩洛哥的主權彼此不得侵犯。英法兩國妥協與西班牙却有極重要關係，因為西班牙與北非一海之隔，不能不把她牽扯在內，所以英法西三國成立了多少協定及條約。一九〇六年阿爾黑西拉斯條約，歐洲參加者有三個國家，隨後均經各國政府批准，一九一一年德法簽訂條約，以上這兩種條約都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獨占權。如此一來，各簽約國從前在摩洛哥所享權利都無形放棄或減少了，惟有美國對於各種條約概未加入，所以美國對於摩洛哥的法權關係單獨地保持現有狀態，仍享有領事裁判權。此外，還有兩個問題留而未決的，一個是西班牙與摩洛哥的關係，一個是西班牙因摩洛哥事件對法國的關係。

西班牙與摩洛哥互相征伐，互有勝負，差不多經過一千四百年悠久的歷史，直至法國在摩洛哥取得獨占權以前兩年，西班牙幾乎在這兒已無立足之地，祇留下利夫（Rif）一塊小小的地方。西班牙因與摩洛哥土人種下惡因，同時又不能以武力征服這塊地方，所以她不能對摩洛哥提出多少要求。一九

○四年及一九一二年所訂條約把西班牙和摩洛哥的關係稍加調整。西班牙欲在北非建立殖民地，因其政策之錯誤及其命運之惡劣已完全陷於失敗地位，迫不得已，祇好低首下心向法國轉租摩洛哥一部份地方，同時必須遵守法國租約的條款。

提到英國與摩洛哥的關係，可就大不相同了。英國的意思是，丹吉爾的外交及其地位應維持其國際化，理由是照地中海南岸山嶺起伏的形勢，丹吉爾應成立一座要塞，又因窄窄的海峽常有逆風吹襲，使船隻不易行走，也應該在這兒建築一個避風的泊船所。在丹吉爾這個地方，因形勢之扼要有了貿易，有了領事，有了法庭，便形成北非沿海一座城市，爲求該城市之安全及其衛生，對於領事區域應具備地方政府的雛形。一八八〇年馬得里條約之簽訂，外交界已承認丹吉爾城之「國際性」了，這項承認在一九〇六年阿爾黑西拉斯條約上更有顯明詞句，如所謂「國際衛生局之設立」等。一九〇九年法國、西班牙、摩洛哥三方簽訂協約，又載明丹吉爾城應留其特殊地位，——即以前所承認者——因此應具備城市組織，這個組織應採取一種特別制度。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法國、西班牙締結條約，又予丹吉爾以一新頭銜，——國際城市地帶。上述種種都是歐戰前的事實，德國、奧國、俄國及其它簽字於阿爾黑西拉斯條約的國家都一致承認丹吉爾的國際性，從未發生異議。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之間法國忽然忘記丹吉爾之國際性，企圖廢除阿爾黑西拉斯條約中之一條，而把丹吉爾合併於法國保護摩洛哥以內，協約國及簽字於阿爾黑西拉斯條約的若干中立國一致表示驚訝，羣起否認法國的宣言。一九二三年，法國、英國、西班牙又成立一種協定，對於丹吉爾的特別制度擬具一種行政計畫，促其成立市政府，市政府組織以原有國際衛生局為藍本，當地居民商人及外交團一致認為不滿，因為三國政府在新組織裏採用國際衛生局的舊章則新組織缺乏健全性，不能充分行使其職權，毫無疑義。

一九二三年丹吉爾的賦稅高過今日，但當時還有入不敷出之苦，政費採取嚴格緊縮的辦法。當時居民大部分是不識字的摩洛哥土人及猶太人、西班牙人，他們蠢如鹿豕，不懂得近代西方文化，也沒有發揮人民公意的習慣及訓練。他們可分為數部份，而西班牙地帶在國際地帶的圈兒以外，常常是鬥毆騷動的區域。摩洛哥因有駐防軍隊還可以勉強彈壓下去，可是西政府對於這塊地方還是保留呢還是放棄呢，它本身始終委決不下。丹吉爾市面一天天衰落下來，有數種原因使當地商業不能復振：一、法國人想把丹吉爾的運輸事業遷移到卡乍布蘭卡，二、西班牙人想把丹吉爾的繁榮轉變到修塔——西班牙在丹吉爾所剩下的最後一塊地方；三、利夫常常發生劫案，半由於民不聊生，半由於仇視西班牙人

而起。還有一個最困難的問題便是丹吉爾憲法——（假使在這個小小地方也可以用得着憲法字樣）——不易產生，因為英、法、西三國利益衝突，不易使之融合無間。

丹吉爾原是永久的中立性，其土着有五分之四在一個土會管轄下，這個土會受法國的指揮和監督。除土會外，另有國際議會，實際上就是市議會。市議會組織成立以後，其權力及責任另受一個監察委員會的管束，而這個監委會須受丹吉爾外交團控制，因此議會活動幾乎縛得緊緊地，尤其是支出方面。這個監委會是英、法、西三國同意後產生的。丹吉爾司法也由英、法、西三國組織混合法庭，所用法典多根據拉丁法典，一般人安之若素。審判官的薪水比之在三國都城內法官的薪水要高一點，所以英國法官被派到這個地方來地位反而提高，可是他們的能力訓練及法律智識一切多談不到，他們今天做初審法庭的審判官，明天可以做上訴機關的審判官，二者幾無界限。法庭所判決的也沒有方法使之執行無阻，因為警察對於案件所持的意見往往與法官相反，法官糊糊塗塗判決下來，警察可以置之不理。因此丹吉爾司法問題因種族之不同，司法制度之不良，警察之不肯執行，簡直是個無法治的地方。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所有簽字於阿爾黑西拉斯條約的國家都承認維持丹吉爾制度，其有效期間為十二年。條約期滿六個月以前，如沒有一國提議修改，得自動延長十二年。如有一國提議修改而

得大家同意，自然是可以修改的。這個條約簽訂於歐戰前，所以戰後歐洲新興國及蘇俄均不在內，因為一九二四年蘇俄尚未爲英、法、西三國所承認。到了一九二八年，意大利勢力伸張，要求在丹吉爾的主權與英國相同，這要求使丹吉爾的地位更趨複雜了。到了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丹吉爾政費陡然增加，這因爲救濟經濟衰落貿易減少的緣故，這是英國提議而法西兩國加以贊成的。到一九三二年，英、法、意、西四國都覺形勢更趨惡化，應設法打破僵局，但始終無法可想。

假使現在要提議修改條約，第一要得英國的同意，因爲英國的態度比較公允；第二對於丹吉爾的行政問題不能把法國在摩洛哥的地位混爲一談，因爲摩洛哥是法國的保護國，其它各關係國已在摩洛哥放棄一切權利，而丹吉爾之國際性是外交界屢次承認的，故各國均有維持與尊重的義務。所有以前關於承認丹吉爾國際性的條約無論是大的小的都應當嚴切執行，假使忽略了小的問題，則由小而大，由淺而深，將於不知不覺中變動其原來地位。

丹吉爾地方政府的活動如水道、電燈、街道等問題英國均未贊一詞，所以英國人關於這幾方面的舉動漸取放任態度。英國人認爲這是一段小事，沒有多大關係，殊不知一着之錯，滿盤皆輸，試舉一例爲證：一九二三年選舉行政官的時候大家都承認選舉法國人，但是法律上毫無根據，因爲英國人西班牙

人同樣可以充當行政官，這不過是外交上一種讓步罷了。這位法國行政官精明強幹，六年任滿以後，法國要求繼任的仍舊選出一個法國人，大家也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假使第二任的六年任期屆滿後，第三任循例要求，豈不是丹吉爾的行政官有非法國人充當不可之勢了嗎？又如一九二八年，西班牙地帶——租自法國的——秩序甚為紊亂，西班牙人主張組織憲兵團彈壓亂事，大家也馬馬虎虎的答應了。西班牙憑此取得警察權。這又是外交上一個臨時的讓步，怕的是這幾種讓步將來使他們久假不歸，變成永久的權利。再則法、西兩國無疑地都把丹吉爾當做摩洛哥的一部分，他們忘記了關於歐洲與摩洛哥任何條約上公開或默認的國際性的事實。自一八八〇年以來，丹吉爾即與摩洛哥本體脫離，（除地勢外）成爲國際化的城市。一九一一年，英政府有一件外交文書遞送法國，涉及摩洛哥問題，特別提出丹吉爾之國際化以促法人注意。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法國外交部準備把丹吉爾併入摩洛哥，所有協約國及簽字國一致否認，但是法國始終並未拋棄這個主張，將來法國或用改頭換面的方法，在法律上雖不許可，在事實上却可逐漸成熟，把丹吉爾置於她的勢力範圍之內，亦未可知。法國行政官大權在握，對於丹吉爾的警權、關稅、商務、鐵路往往爲法國及西班牙謀利益，而不是爲丹吉爾謀利益。法國人何以肯替西班牙幫忙呢？原來西班牙地帶是租自法國的，西班牙是法國的租戶，租戶與地主不睦，地主

隨時可以取消其租用資格，所以法國不把西班牙當做敵人看待。西班牙人也明知自己的地位祇能仰法國的鼻息，因此變成法國的應聲蟲。總之，英、法、西三國同床各夢，問題雖小，亦可想見帝國主義者之不易和衷共濟了。



## 西非的「白人墳場」

拉各斯(Lagos)是英領尼日利亞(Nigeria)的首都，原有『白人墳場』之稱，這由於當地瘧疾、黑死病、黃熱病、及密布於污穢之街市的赤痢菌都是非常猛烈而可怕的；到今日，雖說土人聚居的藏垢納污之所仍占有該市之半面，可是海濱及白人住居地帶已換上一套嶄新耀眼的歐裝，形成現代文化都市之一。

該市人口有十二萬六千，為非洲一大都市，同時也是西非沿岸唯一的海港，英、美、德、法、荷等國巨輪穿梭不息地往來着，把它造成了尼日利亞的臟腑，而為整個西非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在海濱一帶排列着關稅、貨棧、等等壯麗建築物，稍南一點便展開一片金碧輝煥的銀行及許多的亭台樓閣，後者為英國人的官舍。大街上有總督官邸、郵局、教會、官署、銀行、公司等。土人在屋簷下擺設貨攤售賣皮製物及手工品，他們追逐着來往的觀光客，希望出脫他們的貨物。

跨入舊街市之內便是歷史上有名的瘧病與蚊蟲交織之所，每年犧牲了若干性命，其中以瘧疾及黃熱病死亡率為最可驚。在殖民時代的初期，白人視為畏途，後經英國殖民地政府澈底的衛生設施之

後，一切惡毒傳染病似乎比前減少點。英國的衛生設施的確投了一筆巨費，除開建設下水道之外，每月舉行大掃除三次，那個時候每個家庭的用具都要擺在街上以備當事者之檢查，並且有幾處街頭巷尾無論怎樣的施行清潔運動，可是蚊蟲早具有深厚勢力，毫無肅清之法，當局只好改取蠻幹政策，勒令居民遷避出來，然後付之一炬。近年以來，市當局把土人住宅逐漸移往郊外，替他們預備了小小的西式平民新村，而土人爲着傳統觀念及經濟關係都有不願高攀之勢，他們好像是行乎心之所安，甯願老死在腥穢撲鼻的市區，所以白種人化腐朽爲神奇的工作現在距離尙遠，非等到土人的教育及經濟達到相當成熟時期是不會有辦法的。

當局爲啓發土人保健思想起見，採取電影流動宣傳的方法，把影片及影機放在汽車上，在郊外一帶隨時隨地把土人召集起來，使他們從映畫中瞭解衛生常識，據說這辦法有相當效果。

在舊街市之內可以看到許多怪特風景，土人房屋並無門窗，而住房、廚房、及屋簷、道路、等全然沒有區別。如果有人去參觀他們的家庭生活，他們倒落落大方，並無不愉快的表示。他們的理髮店是在樹蔭之下，不用肥皂，只有原始時代的刀子替客人剃個精光的和尚頭。在另一方面，有若干西式理髮店，其中理髮匠都是受過相當訓練的土人，而且還有新式剃刀及香水之類，不過他們的生意遠不及露天理髮

店之興隆，誰能說得出所以然來？

由於疫病流行的緣故，藥業非常發達。一方有西藥店，其中黑人藥劑師曾受政府檢驗，一方土藥勢力仍是牢不可破。有一條街名叫『藥市場』，其中鱗次櫛比的土藥店發售些稀奇古怪的藥品如骷髏、獸骨、蛇皮、活蜥蜴、大龜、電魚、牛肉、草根、木皮、猿猴、及鸚鵡的血汁、沙漠中凝結的鹽塊等等，而電魚一物據說手觸一下便發生電氣感應，可愈瘋癱之疾。

該市有大學一所，名爲『喬治王大學』，其一切設備如研究室、圖書館、實驗室、寄宿舍、籃球、網球、游泳池等幾於應有盡有，尤以運動場爲最廣大。此外還有兩三所專門學校及中等學校職業學校等，一色都是壯大華貴的建築物。在同一的英國統治之下，南非聯邦的土人飽受白人壓迫，他們只能做下級的勞動者，而尼日利亞的土人反得優等教育的機會，當地官署、銀行、及公司中的高級職員居然有由土人充當的，英國對於統治下的非洲土人竟有兩種不同的待遇，這是什麼緣故？

拉各斯氣候酷熱而乾燥，白人常住在這個地帶是不大適宜的，所以英國官吏及大小公司的高級職員在一年半之中例有四個月或半年的假期，假期中回到本國去作爲調攝心身之用，尤其是缺少抵抗力的小種小孩往往不讓他們來到這裏，因此當地的白人們都過着獨身單調的生活。在白人更番歸

國之中，其職務往往交給土人代理，爲了這個緣故，對於黑人高級職員資格之養成是不可少的動作。這樣說起來，英國人並非顯分厚薄，而尼日利亞土人求學的機運還是天時及地勢所造成的。

離開拉各斯不遠，大約兩小時路程便是土酋阿納喀的領地亞白阿庫大 (Abeokuta)，該地人口有五萬三千，並無白人蹤跡。這位偏安一隅的土酋頗懂得以小事大的道理，英國人倒很高興他，而他亦因之威震遐邇了。阿納喀一族未脫原始生活，盛行多妻制，當地女人只用一隻美麗的袋子遮住下部，等於全裸體的美人。誰都知道，帝國主義者對付殖民地的手腕往往維持土酋地位而利用之以支配全部土人，表面上一切行政用土酋之名以行，實際上土酋只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二千萬尼日利亞土人便是在這個辦法之下生活着的。推而言之，不單是英國，世界上一切傀儡政權都是帝國主義者所建立的，這是他們的一套老戲法。

## 英屬東非的印僑地位

英屬東非及桑西巴一帶最近發生一件嚴重問題，從前運用若干政治方法以求減少印度僑民的數量未能達到目的，不料現在改用經濟壓迫的力量已使印僑貿易破產而不得不遷地爲良了。我們應知道，四海雖大，亡國之民終無容身之地，縱有筆路襪襪以啓山林的勇氣，也好像採花釀蜜的蜂兒，苦頭是自己吃，甜頭是屬於別人的。在東非的歐洲人素來抱着憎惡印度人的觀念，雖說印度人來到東非洲還遠在歐洲人足跡之先，可是歐洲人口口聲聲把印度人當做非洲的侵略者。歐洲人所持的理由硬說印僑來到東非喧賓奪主，予土人以莫大不利，許多歐洲人真個相信如此，也有許多人別有懷抱，把這話當做政治上的武器。十年以前，在怯尼亞（Kenya）的白人政治領袖堅決的想用法令禁止印僑入口，他們說，『南非洲爲阻止印人入口，已把後門關得緊緊的，我們東非何嘗不可把前門封鎖起來呢？』他們主張在任何情勢下不再讓印度人款關而入，那時印僑問題常常掛人齒頰間，依着德拉米爵士和格羅干將軍兩人的意思簡直要把印度人封鎖在東非外。格羅干將軍說，『蒙巴薩這地方是印度人跨入東非的前門，我們應立刻封塞起來。南非洲的德爾班已禁止印人入口，難道我們不能仿行嗎？』

一九二三年，倫敦舉行一次『怯尼亞事件』的談判，想把他們的政見著爲法令，結果並未辦到，可是另外訂立了兩項苛例，內中一項禁止怯尼亞印僑在高地有地產之權。英國殖民部採納了這一項，而對限制印僑入口問題不允接受。平心而論，格羅干將軍所謂『印度人如潮水般湧入怯尼亞來』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他與德拉米爵士呼印度人爲狼，未免淺薄可笑。

自倫敦『怯尼亞事件』談判結束後，這問題告一段落，他們雖覺美中不足，總算達到歧視有色人種的目的——取締東非印僑的地產權。同時頒布了限制僑民的法令，這項法令不單是對印度人而發，對歐洲人亦復如此，無論歐洲人或印度人均可自由入口，但須先付保證金，同時證明入口後對於土人利益毫無損害。隨後發生一事情使怯尼亞入口印僑處於有利形勢：原來歐戰後國聯委托英國代管坦干伊略會附以若干條件，其一爲『對於國聯會員國國民不得歧視。』印度是國聯會員國之一，在國聯條件保障下居然可與自命優秀的白人並駕齊驅，而坦干伊略就是怯尼亞的鄰境，以彼例此，怯尼亞入口的印僑也可高視闊步不受冷眼了，這一點是怯尼亞白人當局認爲最棘手最不公平的問題，同時也是印僑認爲最滿意最公平的問題。

印僑幸運之來尙不止此：有一位司葛得先生繼任行政首長，他是藹然仁者，在職五年之久，一反德

拉米、格羅千壓迫印僑的政策，特別向印僑表示好感。他證明從前所謂印僑源源而來足以影響歐洲人利益的理論完全與事實不符，且自採取門戶開放政策以後，歐人繼續增加，印僑逐漸減少。這樣一來，印僑大可無憂無慮安居樂業了；但自世界不景氣以來，東非又發現一種新武器把印僑逼得走頭無路：所謂新武器便是經濟統制政策，政府公營東非土產，把印僑經商地位及貸款土人兩件事都一筆勾消了。原來東非土產以印僑爲唯一居間的商人已有悠久歷史，印僑往往開設一爿小店，店的名稱是『丟加』，無論山陬海澨都可以發現印僑所開設的丟加，土人把土產向印僑交換棉花、布疋及其它應用品。印僑經營這種小本生意往往經過甚多的辛酸艱苦，他們具有百折不回的勇氣，在荒郊曠野危疑震撼環境中與氣候奮鬥，與魔鬼奮鬥，着實令人驚佩。他們往往在層巒峭壁的邊角或在幃雨蠻烟之地，因爲必這樣纔可以找到做買賣的土人，他們的目的爲求生，但往往以此送掉了性命，有的得熱病而死，有的爲野獸吞噬，有的被野蠻的土人傷害了。在這跡罕到的地方沒有警察也沒有法律，人的性命等於狗的性命，誰去替他伸冤來？這種本小利微的生意，這種出死入生的環境，祇有印度人能夠不顧一切，試問自命優秀的白人能幹這個勾當嗎？說來可笑亦復可憐，在印度人中間又常有彼此競爭的惡劇，甲來一個放盤，乙來一個賤賣，土人站在一旁讓他們你爭我奪，很容易從中討取便宜，以重價出脫土產而以廉價

購回棉花及布疋。印度人爲什麼奮不顧身的來到這個人間地獄和野蠻的土人互通有無呢？頭一件是省錢，第二件是比較自由，可以自食其力而不受非法壓榨。換言之，沒有警察，沒有法律的地方，雖有惡蛇猛獸，雖有毒霧妖氛，同時也是弱小民族保持着一線自由的地方。

省錢是印度人第二天性，在這樣莽未闢的東非山地可以一文不化，印度人省一個算一個，他們是要錢不要命的。在印度人的「丟加」內我們可發現印度人經商的優點，他們和氣生財，極有忍耐性，土人喜歡和他們交易往來這是最大的原因。土人往往踱進「丟加」來東走西跑，蹣跚不停，望了這樣又望那樣，問問價錢，看看貨色，第一人交易未了，第二人接踵而至，糾纏不解，把「丟加」當做一個俱樂部，談談笑笑，樂不思歸，往往經過大半天之久，祇買了一點兒極不值錢的零碎東西，或許一件不買掉臂不顧而去，可是印度老闆臉上不斷的掛着笑容，他們覺得祇有這樣纔可以和土人談得入港，試問自命優秀的白人能幹這個勾當嗎？印度老闆也略略懂得幾句非洲土話，可是說起來咕咕呱呱，既像驢鳴，又像貓叫，說也奇怪，他們的怪腔怪調土人都聽得很懂。在非洲人眼光中看起來，祇有印度人是够朋友的，而歐洲人則是吃人不吐骨頭的魔王，歐洲人除教士以外無一可與爲友的人物。

自不景氣年頭降臨後，歐洲人握政權者忽然提出保護非洲土人利益的口號，把土產貿易權從印



度人手中奪了過來，美其名曰『統制經濟』，設立統制機關，運用政府力量操縱買賣。據說採取這個辦法可提高土產價格，比較在舊制度下印度人盤剝土人的利益不可同日而語。印度人是狡獪的奸商，一面做生意，一面放印子錢，土人於不知不覺中上了他們老大的當，因為懶惰愚蠢的土人決不是勤儉耐勞的印度人的敵手。同時土產價格之低落由於土人競賣之所致，現在規定法價，可免低昂不一愈趨愈下的積弊，祇有這方法可挽救土產貶價的危險。這樣的說法，好像白人竟是土人的萬家生佛，替他們解除痛苦，替他們爭回利益，然而實際上當真是這一回事嗎？

桑西巴島嶼上受了經濟危潮的衝激，丁香市價慘落不已，印商及放印子錢與種丁香的土人的印度人弄得一籌莫展，種丁香的土人固因丁香落價而感焦頭爛額之苦，同時放印子錢的印度人偷雞不着反蝕一把米，其苦亦不堪言。他方政府組織了兩個研究經濟問題的委員會，有一位印度老紳士蘭德先生也是委員之一，據他研究一般情勢之結果，促起桑政府注意，請勿採取窄路的統制經濟政策，主張用合作制度——信用合作及貿易合作——救濟當前危機。這主張是印度僑民十分樂意的，並且在互助合作之下確可達到成功目的，但桑政府聽信另一委員會巴拉特的話，認為蘭德所見迂緩而不衷事理，在這危潮打擊千鈞一髮的時候遠水不能救近火，於是決定仍走窄路，實行統制丁香貿易的政

策。有人說，經濟問題順着自然程序自有轉危爲安之一日，桑政府這番舉動徒見庸人自擾而已，將來的統制政策必無成就，仍要掉轉頭來回復原來制度，尤其在怯尼亞及坦干伊喀兩處供求原則較爲適用，比之削足適履的統制政策高明多了。

桑西巴現又實行一個政策，禁止印僑買賣土地。印度人在這兒取得土地權已有數百年歷史，不料桑政府霹靂一聲，步怯尼亞之後塵，硬生生把他們的地產權剝奪殆盡，這顯然是一道歧視有色人種的法令。再則土產被統制後，印度商人幾無立足之地，其唯一辦法祇有低頭矮屋之下跟着歐洲人撈碗飯吃，可是機關中的小職員也不是印度人容易插足的，大官兒是白人，小官兒也是白人，除非用盡了白人纔輪到棕面孔的印度人身上。白人排斥印度人乃美其名曰保護土人，大人說話，無理也。有理，小的永遠是該死的，生就的苦命，生就的賤骨頭，有誰替你伸冤來。

這樣一來，印僑祇有離開東非之一法。事實是很明顯的，每次由東非開往印度的輪船甲板上站滿了紅頭洋人，東非印僑由四萬減爲三萬四千以後還有一落千丈之勢。所謂統制經濟的政策已在烏干達、桑西巴、坦干伊喀等處實現了，在怯尼亞雖未頒布法令，但不久也要繼起施行的。最可笑的是統制政策之目的不外爲土人的利益，然而土人並無發言之權，同時並未理會他們，不徵求他們的同意，而在另

一方面則盡量散布一種空氣，把統制政策說得天花亂墜，什麼打倒居間牟利的印度商人哪，什麼提高土產價格哪，土人在宣傳政策麻醉之下也會漸漸的視印度人爲敵，而不以印度人爲友。同爲弱小民族，一旦火併起來，這纔是自命優秀的白種人躊躇滿志的時候。

一九三五，八，廿二。

## 一九三六年以前之英埃談判

英埃開羅談判上月已告停頓，本月召集的全會亦無形擱淺，埃及王福亞德於二十八日薨逝，過去及今後英埃關係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埃及原爲土耳其屬國，歐戰時英土宣戰，英王宣布埃及爲其保護國。歐戰告終，埃及領袖曾宣言，「埃及爲英國保護國僅係戰時的臨時辦法」，並要求改善埃及地位，卒爲英政府所拒絕，於是埃及國民黨應運而生，以國家獨立爲其黨綱。此後英埃談判前後共開六次，均無結果。一九二〇年密爾納考察團主張承認埃及之獨立，英國只保留駐軍權以維帝國交通，埃及國民黨領袖柴魯爾對此表示同意，因開羅發生反對運動，談判終止。一九二一年由埃及總理葉衡爲總代表與英政府續開第二次談判，旋因埃及不靖，發生抗英運動，英國一怒之下，態度轉趨強硬。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英國承認埃及自主，取消保護國名義，但保留四項原則爲將來兩國締約時根據：（一）保護英國的交通安全，（二）防禦他國侵略埃及，（三）保護外僑及少數民族的利益，（四）蘇丹問題。

以前兩次談判失敗後，埃及即恢復其獨立，於一九二四年進行第三次談判，這時國民黨領袖柴魯

爾任內閣總理，因埃及所提條件太苛，談判無法進展。一九二七年，埃及新總理沙瓦特與英外相張伯倫重行協議，已有眉目，不料沙瓦特由倫敦轉回埃及時，閣員一致反對，又成畫餅。一九二九年埃及自由黨總理馬慕迭以私人名義游歷英京，這時英國工黨當權，對外力崇寬大，對馬氏所提要求慨然承諾，馬氏喜出望外，但因埃及政爭甚烈，馬氏地位動搖，新選舉結果，國民黨再抬頭，馬氏退職。國民黨領袖柴魯爾逝世，拿哈斯繼任，提議重開第六次會議於倫敦，因爭持蘇丹問題宣告破裂，這次英方代表為韓德生，埃方代表為多數黨領袖而兼內閣總理的拿哈斯。拿氏於一九三〇年三月杪抵倫敦，以馬慕迭草約為基礎進行談判，其要求略舉如下：（一）英駐軍全部撤退，（二）英埃締結友好條約，（三）英國介紹埃及加入國聯，（四）英埃對外共同採取類似的門羅主義，（五）埃及自負外僑安全，（六）蘇彝士運河由英軍保護，（七）英埃互換大使，（八）蘇丹問題應尊重埃及意見。以上條款，英國認為有可通融的，也有不能讓步的，但因英國讓一步埃及即進一步，結果仍是不歡而散。自此以後，英國雖宣言仍本其固有態度隨時可續開談判，然而良機已過，不易覓得雙方滿意的途徑。

意阿戰事發生引起埃及騷擾及學生暴動，暗幕中都是受了政客的指使的。英國藍浦生奉令進行談判，擬締結一種條約，這是歷史上的第七次。埃及各政黨很想利用意阿開戰的機會獲得有利條件，意

在實現真正之獨立，不願妥協，英國則以爲埃及如不接受若干限制，英國在本身利害上絕無締約之可能，因此埃及舉行種種示威運動，各政黨暫時休戰，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結成對英的聯合陣線。他們向英國要求續開以一九三〇年爲基礎的新談判，英外相艾登表示接受，但須將現狀仔細加以考慮。本年一月二十日英國駐埃辦事長官藍浦生口頭通告埃及王福亞德、總理尼西姆及國民黨領袖拿哈斯等，請先開一預備會，對於駐軍問題及蘇丹問題先謀適當之解決，這兩點便是一九三〇年談判破裂的癥結所在，英方認爲前提未解決，毋庸召集正式談判；最後又作讓步的聲明，倘預備會無結果，允將英埃關係重加考慮。埃王鑒於本問題的重要性，擬組織聯立內閣（同時出於英方的希望）治各黨爲一爐，以便出席預備會，總理尼西姆仰體埃王意旨，退避賢路，埃王降組閣之命於拿哈斯，拿哈斯敬謝不敏，因爲國民黨主張一黨執政，不願與他黨組織舉國一致的內閣，因此一星期中陷於無政府狀態，一月三十日始由皇室大臣馬墨爾出而組閣，閣員均無黨籍，並非英方所希望的聯立內閣。

後來埃政府組織與英方折衝的代表團，其代表支配：國民黨六人，以拿哈斯爲首，人民黨、自由黨共五人，人民黨以前總理西特略爲首，自由黨以前總理馬幕迭爲首。他們都是埃及政治的巨頭，同時各黨以對英爲一致的目標，對於本年五月選舉暫行休戰。但我們都料到英埃談判已陷僵局，因國際風雲較

一九三〇年尤爲險惡，英方對埃及必不肯放手，而埃及則認爲機會難逢，不肯遷就，會議前途已不問可知，何況埃及王薨逝後羣龍無首，又多一層阻隔呢？

英埃不能妥協，問題很多，其要點如下：（一）蘇彝士運河與駐軍問題。國際風雲愈險惡，運河關係愈重要，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該運河自一八六九年通航以來，常爲外交上爭點。一八八二年埃及發生阿拉比之變，英軍封鎖運河三天，這件事列強談判亘數年之久，一八八八年英、法、德、意、匈、奧、西班牙、荷、俄、土九國締結蘇彝士協定，宣言『無論平時戰時，該運河永遠自由開放，戰艦與商輪均可通過，不分國別。』歐戰時英軍違反協定，依然阻止敵艦通航，那時土耳其威脅埃及，英國又將運河封鎖了。英國在運河的特殊地位顯與列強不同，上述九國蘇彝士協定英國單獨遲至一九〇四年才附以保留條件批准之。一九二二年英國承認埃及獨立顯有不得已的苦衷：那時埃及國民黨領袖柴魯爾煽動反英，舉國爲之騷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國駐埃長官亞倫伯爵士禁止柴氏從事政治活動，柴氏斥爲亂命，再接再厲，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表告國人書，抨擊英國政府，柴氏以此被捕，由英艦送往蘇彝士運河。然而埃及革命的火花漸漸遍於全國，英國恐激成更嚴重事變，乃於一九二二年三月，議會通過埃及獨立案，同時通告列強，對於保障英人在埃的利益仍由英埃兩政府共同負責，這是變相的門羅主義的宣言，各

國在埃仍不能獲得均等機會。埃及獨立後，認英國駐軍侵犯國家主權，屢次發表宣言，「埃及有力量保護外僑生命財產，英國所有在經緯線三十二度以東的駐軍應予撤退。」同時對英國擬在亞力山大港建築海港抗議甚力。這些問題都是英國承認埃及獨立的保留條件，豈肯輕輕放手？有人說，埃及要求英軍撤退僅係一種手段，欲以此交換優越的政治權利。英國人眼光中看起來，蘇彝士運河在現狀之下決非唯一集中部隊的地點，運河所有軍事各據點英國皆須駐兵，且可隨時開拔至任何地點，一以情勢為轉移。為英埃合作計，埃及部隊應由英國軍官加入指揮，開羅及亞力山大港為陸軍根據地，無法變動，埃及北部更須增加類似開羅及亞力山大港的地點。此外內部安全問題與軍事頗有聯屬關係，埃及警察如無英人加入即難勝任愉快，警察不得力，後方隨時發生騷動，軍隊即有後顧之憂，將來國際戰事發生，為保持埃及領土、維護英國交通、兼為世界和平計，只有英國才能負此重責。埃及雖能自己練兵，但為財力所限，並且兵力亦不中用，埃及隨時可受敵人威脅，英國決不為埃及人「侵犯主權」的口號所動，而輕予放棄。

(二)蘇丹問題。自一九二四年以後，埃及軍隊及其重要份子退出蘇丹，但埃及時時提出若干要求：第一、應許埃及人隨時僑居蘇丹，第二、予埃及以參加蘇丹一部政治之權，第三、再以埃軍之一部開入蘇



丹爲英埃合作的表徵。這些問題，英國始終不承認。英國人以爲埃及要求獨立還在情理中，如欲過問蘇丹，未免太不自量，並謂埃軍入蘇，非洲問題糾紛愈多，如不限制埃僑，蘇埃關係勢必惡化。至於不許埃及干預蘇丹政治，因蘇丹人民程度漸高，正與埃及要求獨立抱着同一心理。一九二〇年密爾納爵士寫信給葉衡說，「無論埃及政府及政治如何變化，決不能破壞歷久無瑕的蘇丹現制。」一九二四年，柴魯爾公然請求英國退出蘇丹，以蘇丹交之埃及，英相麥唐納鄭重紀錄道，「英國在蘇丹負有開發、保護、及澄清政治的道德責任，此種神聖使命決無中途放棄之理。」柴魯爾既失敗，一九二七年沙瓦特與張伯倫交涉，埃及承認尊重蘇丹，不再過問。一九二九年拿哈斯舊事重提，韓德生一口回絕，認爲無可討論。

(三)埃及及恢復一九二三年憲法問題。自一九三〇年英埃談判破裂後，埃及停止一九二三年公布的憲法，代之以一九三〇年適合環境的新憲法。到了一九三四年，政治腐敗，官僚得勢，因英政府干涉，又將一九三〇年的憲法廢止，埃及從此以後既無憲法，又無議會。意阿戰事發生，英國爲和緩埃及及空氣起見，對於駐軍問題曾允與埃及及協商，這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埃及及自由黨抓住這個機會攻擊尼西姆內閣，促其根據一九三〇年草約與英國訂立不駐軍的正式條約，國民黨亦乘機提出恢復一九二三年憲法的要求，恰好這時英外相賀爾發來一篇演說，對埃及及問題有所說明，埃及人誤解爲英國反對埃及及恢復

一九二三年的憲法，羣情激昂，學生暴動愈烈。實際上賀爾的意思是，「埃及有自選其憲法之權，英國決不過問。如要徵詢英國意見，那麼英國對於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三〇年的憲法同樣不贊成，埃及應根據現狀以求其更善者。」後來賀爾爲解除誤會起見再發宣言，聽埃及自擇憲法，結果一九二三年的憲法於上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行公布。然在埃及看來，英國放棄干涉是由於學生暴動的結果，從暴動中取得勝利恐怕是埃及人今後共有的信條，而英國在地中海、紅海的霸權從此又多一番牽制了。

## 世界黃金窟——南非洲

今天的南非洲可說充滿繁榮氣象，也可說充滿糾紛。因爲金額源源產生，使它又回到第二次幸運；這幸運來得突兀，也富有戲劇意味。假使一個人在倫敦住過多少時，就可以發覺倫敦經濟之甦復是很迂緩的；再從倫敦走到歐洲近代城市，舉目一看，表面上未嘗不日新月異，却無處不露着愁慘恐怖的暗影。再由歐洲轉到南非洲，在約翰納斯堡（英屬）旅行一次，真個別有天地，氣派大不相同：熙熙攘攘的居民展足邁進，毫無憂戚之心，令人健羨不已。約翰納斯堡的繁榮不是一瞥即過的，以黃金產額而論，至少還可支持五年之久。不錯，黃金不是取之不盡的，將來到了無可掘發的那一天，又有別的寶物繼續發現，這寶物就是鑄錠。據說全世界鑄錠產量祇有數十個格蘭姆，這東西真是希世之寶，可以療治疾病，還有其他神祕作用，有了一格蘭姆就可富甲王侯。（聽說奧國有一個地方的泉水中含有鑄錠質，當地人民都可長壽。）這樣看起來，南非洲真是世界的大寶藏了。

現在約翰納斯堡商店林立，旅館業蒸蒸日上，酒菜館、電影院和各種劇場都是滿坑滿谷，無論那一種人上自大資本家下至打字人沒一個不做投機事業，其中有許多人不會研究過證券交易所的規章，

一樣地可以致富。倫敦好幾家有名公司看得眼熱，都派代表到這裏來想分一杯羹。英美聯合貿易公司、普通礦業金融聯合公司、統一聯合公司，這幾家都在這裏賺了一注大錢。礦區裏覺得新事業方興未艾，又從北方招來多少黑人作工，他們替黑人起了一個渾名，叫做「熱帶漢」。總之，約翰納斯堡的繁榮傳到南非聯邦各城鎮各戶口，他們吃的是黃金，穿的是黃金，黃金源源而來，聯邦財政部長不費吹灰之力應付裕如，不像各國財政當局挖肉醫瘡的痛苦。不過彩雲易散，南非洲常抱樂極生悲的恐怖：比方金伯列是從前出產金剛石的地方，一旦金剛石採掘淨盡，金伯列雖仍可襲以前之餘蔭，但終有坐吃山空之一日。金剛石所遇到的問題黃金一樣地可以遇到，所以眼光遠大的南非政府和人民都想把這「天賜恩惠」作為開闢其他工業的基礎，尤其是開闢農業。無疑地，農業要受天時無定的影響，世界價格起伏無常的影響，關稅壁壘的影響，不過農業是人類基本需要，農產物不會馬上無人過問。

南非政府用現有財力賑濟農人，同時着手國營投機事業，在布勒陀利亞設了一個銅鐵聯合公司，此外又修理海岸和鐵路，促進國外貿易事業，這都是政府的力量，不是私人企業。南非洲國營事業之多不亞於蘇俄，自從博爾克魯執政以後，對於傳統政策——保育政策——更有顯著表現。南非地面遼闊，氣候變遷甚速，頭一個月火傘張空，萬里無雲，造成嚴重旱災，或許第二個月洪流滾滾，白浪排空，又鬧起

水災來了。水災真駭人聽聞，可把舊有河道弄得無蹤無影，竟是一片汪洋，運輸事業完全停頓。似這般旱潦無常，水深火熱，已足够民衆們流離失所，再加上那兒蝗蟲和傳染瘧疾的蚊蟲及其他疫病都有特別活動的本能，所以那兒是黃金窟，同是又是一所活地獄，住在那兒的民衆祇有打夥子尋求生路，個人問題都成了滄海一粟，因此用得着政府的保育政策，同時也用得着省部政治。比方在蘭得這地方多產生一兩金子，政府支配一切的慾望也就擴大一分。換句話說，金額膨漲，政府的權威也就跟着膨漲起來。但是除金礦以外，想開發其他工業極不容易，南非政府勇氣畢竟可佩，決不滿足現狀，決不畏難中止。這個聯邦大半還在游牧時期，世界羊毛跌價使當地農人很受打擊，尤其是旱災後，他們爲出脫存貨，明知羊毛有回頭的趨勢也祇好迫不及待的推銷出去。還有果子園也是一樣，如納特耳的蔗田、地角鎮的鮮果都受了世界跌風的影響。拍耳是有名的產梨樂園，上一次有好幾千萬箱梨子準備裝到倫敦去，不料美金跌價以後，美國加利福尼亞的水果商拼命把梨子輸往倫敦，（本地不得善價所以傾銷國外）可見美金和天時都是可以打擊南非洲農人的。

另有一件事也是經濟致命之傷：南非聯邦政府眼睜睜望着英國，以爲英國是他們最好的市場。不錯，自阿太樞會議以後，這觀念更加證實了，（按非洲除開埃及等三國而外，其餘領土分隸英、法、葡等國，

其中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富源都在英國掌握中，而且英國所占面積約在三分之一以上。法國屬土雖有四百五十萬方英里，強半都在沙哈拉沙漠以內。祖國對於屬土的貨物不會排斥，不過祖國以本身和屬土相比又有親疏遠近之別了：比方祖國是家長，他的乾兒子和鄰人打架，他會幫助乾兒子，假使乾兒子和親兒子打架，不幫親兒幫誰？英國拼命地挽救經濟危機，漸漸採取保護政策，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不僅是英國工業家，就是英國農人，在英國經濟政策中也占第一位。」意思是先把本國工業品和農產物用完了再用屬土的，屬土的用完了再用他國的。英國各殖民地開始認識英倫三島不是吸收它們農產物的好主顧了，乾兒子雖親，不如親兒子親。我們把這件事撇開不說，即令英國對於外貨抱着來者不拒的態度，殖民地也占不了便宜。世界各國都看中英國人烟稠密，購買力強，紛紛把剩餘生產以英國爲尾閥，譬如門窄人多，孔武有力的排衆先入，弱者祇能佇立門牆以外。南非洲看到這一點，知道英國靠不住，想把歐洲各國作爲宣洩產物的地方，現在新派了駐柏林和巴黎的公使，又提議補助意大利的航業。有一位先生說，「這條議案就好像向意大利的船隻納賄，請它們在歐洲東南推銷南非貨物。」總之，南非洲以歐洲爲對象，正和澳洲以遠東爲對象是一樣的。（澳洲派許多委員分往中國、日本、爪哇、馬來、菲律賓調查商務。）

南非所受經濟影響正和各國一樣，有些事件表面上看起來與經濟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而暗中仍受經濟的支配。現在讓我們談談南非土着勞工問題。南非洲土着如班吐族的土人和印度人不同，不帶政治色彩，他們的議會沒有民族團結的表現，而且各部落間常有爭執。我們可以說，土人還是一團稚氣，不知道做人的方法，沒有取得政治上平等地位的野心，不過在經濟上也有不平之鳴，並且受過教育的土人常常感覺劣等民族的痛苦，祇要他們和歐洲人有接觸的機會，這種痛苦就免不掉。講到和他們接觸的歐洲人或許程度還趕不上他們，因為久住南非的歐洲人子孫相承離開了祖國，不能領略近代文明，免不了能力薄弱、智識固陋，假使這種人生在白種的國家必受天然淘汰，僅能担任無技術的粗笨工作，然而他們生長在南非就不同了，不管能力如何智識如何，白人終是天之驕子，可以高視闊步，壓倒土人。我記得中國有兩個過程，第一為閉關時代，中國人妄自尊大，呼外國人爲洋鬼子紅毛野人，我們是征服四夷的堂堂上國，羞與夷人爲伍；第二為海禁大開時代，因國力不競，大家見了外國人就害怕，小百姓害怕，做官的更害怕，不管是那一國的人，祇要是外國人，就是印度人、猶太人，也可以在中國領土內耀武揚威。現在這一時期雖已過去，然而崇拜外人的心理還是牢不可破。

現在南非政府（其實就是英國委任的政府）多方維持白人特權，一面極力提高白種青年的程

度，使他們不要降到和土人爭妍鬥勝的地步，特爲組織一個賑務團，有二千青年在此受軍事訓練，同時受各種工業訓練如木匠、鐵道工人、電報生之類。這項計畫準備逐步推廣做去，勞工界和學界很有人反對這計畫，不過反對也不行，否則白種青年將蠢如鹿豕，一切工作都不能做了。

土人會長中不平之鳴多由於經濟的：如礦區工人要領取通行證，使他們在城內行動受了限制；又如房屋缺乏，把黑人送到較遠的地方住，深感不便；此外耕地缺乏，使耕者不能有其田，都是土人所最不滿意的。政府也祇得分出一點工夫討論改良土人待遇，將來耕者有其地的問題可望解決，凡土人所受經濟不平等的事件土人依憲法有相當發言權，將來總有一點兒結果。還有一種新精神，卽是非洲白種青年和土人同受教育，相親相愛，打破了國界和種界，發起人類平等人類互愛的共鳴，也是前途一線的光明。

除開白人以外，又有其他種族和土人的糾紛：納特耳地方印度人一天天增長起來，大有鵲巢鳩占的形勢。有人說，可把印度人壓迫出境，這不一定可以生效的，送一個回去，他們可以生出十個來，印度人養兒子本領真可以，你不能把他們整個兒驅逐出境。在那兒的印度人不肯回國，也有他們的苦衷，他們多半是賤民，回到祖國去永遠抬不起頭來，他們遠走高飛，把南非當做世外桃源，他們比土人勤勞，比土



人智慧，又有印度政府做後盾，真不容易對付。印度是英國屬土，猶有可說，另有無孔不入的日本人成羣結隊而來，日本廉價貨充斥於南非聯邦商店內，政府祇得採取保護土貨政策，提高關稅。日本在阿比西尼亞取得特殊地位也使南非發生恐怖。外面常常有一種謠言，「日本人將要從葡萄牙人手中取得移民讓予權，」南非更驚慌的了不得，他們都認定日本人是短小精悍得寸進尺的民族，假使讓他們伸一足於北非洲，他會發生對整個非洲的陰謀，因此南非國防部長積極布置國防訓練空軍。我們中國人真够傷心，日本和非洲距離如此之遠，爲了區區移民問題非洲居然鬧得滿城風雨，甚至整軍經武準備萬一，我們的東北早給人家占住，整個中國的危險又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我國的國防如何，國人恐怖的心理如何？

南非另一問題就是猶太人問題，有好幾次發生反對猶太人的動作，雖說當局常常採取提攜猶太人的策略，地方上依舊反對猶太移民。猶太人在旅館業和雜貨店都占勢力。人人都覺猶太人是盤利刻薄的民族。近來有一種灰衣黨是反對猶太人的新組織，該黨暗受德國津貼，方興未艾，猶太人很難立足，尤其是地角鎮鬧得最利害。灰衣黨徒大概多是非洲人，他們不能反對英國，又不願對於住居非洲的復雜人種互相攻擊，於是猶太人爲眼中釘，打倒猶太人成爲他們的口頭禪了。這件事雖不如歐洲大

陸國攻擊猶太人之嚴重，然而將來總含有危險的成分。猶太人對於南非繁榮頗有貢獻。現在的猶太人好像老鼠滿街走，人人呼打，法西斯國家如德意等國固不用說，蘇俄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土耳其雖是獨裁制，還保持民主政體的面目，都不約而同的打擊猶太人。前一世紀，猶太人雖是無國之民，他們在學術界和經濟界都有優越勢力，猶太人好學深思，孜孜不倦，大學問家如馬克斯、愛因斯坦，都是猶太人，不過猶太人好殖貨財，嗜利如命，這又是他們的缺點。我們都知道，無國之民任憑有多大本領，在全世界是沒有立足之地的。假使有國者，昏天黑地得過且過，把國家斷送後，纔知道無國的痛苦，纔肯努力於復國運動，那是多麼艱險。多麼微倖的事件！救國運動比復國運動究竟容易得多，希望大家不要畏難苟安吧。

## 南非聯邦與英國海防

英屬南非聯邦出產那樣的豐富，地勢那樣的孤懸，白種人以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是多麼提心弔膽的一個問題。近一二十年來，白人對於北方黑人之醒覺及列強覬覦這個天府之地時刻存着戒心，代表這個心理的自然要推聯邦國防部長畢羅。他今年四十六歲，除開本職以外還兼任鐵道、海港、航空各部部長。他認為有增無已的土著黑人在法、意、比三國軍事訓練之下遲早會要侵入南部，假使南部二百萬白人不早早準備一下，那是再危險沒有的。自從意大利占領阿比西尼亞以後，集體安全的夢境終於幻滅，上述恐怖的心理已較前更深一層。

畢羅於上月到倫敦協商南非國防，其要點除由英國擔負海上防禦外，南非聯邦應負起保護英領非洲及一切殖民地的責任，直至阿比西尼亞邊境為止。據海軍專家的意見，英國擔負海防要費一把氣力，意大利既展足於東非，那麼英國與東方聯絡的海上生命線（地中海）形勢已在動搖，非重新把繞出好望角的交通線建設起來不可。這條線的主要位置（開普敦）自意阿戰事發生以來已逐漸恢復了。在蘇彝士運河未開鑿以前的繁榮狀態，她是英屬南非唯一的海軍根據地，海軍大臣打算在這兒建

築一個最大的軍港，要比新加坡軍港更大，已擬定計畫如下：(一)羅本島 (Robben) 建築炮台，該島在軍港外約有兩哩。(二)擴大桌灣 (Table Bay)，把桌灣上面的舊炮改用新炮。(三)把現在西門斯敦 (Simonstown) 海軍根據地加以整理並擴充起來，這兒是橫過開普敦半島的地頸，計長三十哩，具有天然形勝。(四)再把蘇爾丹雅灣 (Saldanya Bay) (在西門斯敦北七十五里) 改建飛機場。(五)把南非東部的唯一海軍根據地毛里西亞斯島 (Mauritius) 的路易士港 (Port Louis) 加以擴充。

一九〇九年英國允許南非聯邦自治時，對於海軍防守問題並未提出保留條件，所以這次畢羅乘着這個機會向英國大敲竹槓，提出幾個交換條件如下：(一)英國保護地斯瓦西蘭 (Swaziland) 已蘇托蘭 (Basutoland) 培楚阿那蘭 (Bechuanaland) 都要無條件地讓與南非聯邦。(二)葡領非洲將來荷葡牙被迫放棄時，南非聯邦有優先占領之權。(三)補助巨額擴充軍備費用。(四)英國若與他國宣戰時，聯邦政府保留不加入之權。

空軍方面，畢羅也有擴大的計畫，在五年以內要訓練飛機師一千人，此外如軍路、探燈、機關槍團、抵抗坦克軍隊、堡壘、十萬預備軍等等都在整軍計畫之中，其經費總數在數百萬鎊以上。據軍事家的意見，開普敦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決不亞於馬爾他，且因距離較遠，不易為敵機襲擊，更是出色之一點。水道雖

較長，但蘇彝士運河徵收重稅，兩兩相較，利害亦殊相等。總之，自東非問題發生後，英國在地中海的權威已降至零點，爲使東方聯絡線不受威脅起見，不得不以全力經營南非之一線，這已成爲公開的事實了。

一九三六，八。

## 英屬南非在國際的地位

英屬南非洲、好望角、阿蘭吉、納塔耳、脫蘭斯瓦爾諸邦早已成立了聯邦政府，從一九一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建國以來，到今日恰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了。這聯邦偏於南非一隅之地，充滿地域色彩，在國際舞臺上不甚爲人注意，但近來漸漸展開一片疑雲，即是「南非對英國抱獨立態度，究竟這件事已達到什麼程度了？這四邦是否仍然可以維持聯邦制？假使世界第二次大戰發生，南非聯邦將採取何種行動？」

現在讓我們把已往的史蹟約略地敘述一下。

當初英格蘭部爾之戰——非洲的英國人與非洲的荷蘭人作戰，英國人把部爾——即荷蘭人擊敗，從此建爲聯邦。在這聯邦內有英語的非洲人，有非語的非洲人。非語的非洲人是指從前隸屬於荷蘭的白種人，他們根據歷史上仇怨，想把南非建設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完全脫離英國羈絆。

英屬南非聯邦係部爾戰爭的產物，於一九〇二年簽訂維林利金 (Vereeniging) 條約，這是英國人意外的成功。戰後八年，聯邦得以建立。當初英國人竭全力征服頑梗不化的部爾人，部爾人誓不屈服，他們的田莊雖化爲灰燼，但到處都可以看見鐵網堡壘拒抗英人的工事，雙方仇視的印象是極深的。自聯

邦運動應時而興，克服了過去障礙，但在聯邦運動進展的過程中，雙方潛伏的敵視態度依然無法轉移。即到今日，仍有多人謂南非種族間畛域之見並未化除，有多少住在南非洲的英國人常常發生這樣的牢騷，「荷蘭人種表面雖不說什麼，但他們的心理是牢不可破的，其仇視英國及英國人的程度絲毫並未減少。英國人真是一匹其蠢無比的蠢牛，當年以力征而得南非，費盡若干氣力，結果一無所得，徒使被征服的部爾人與英國人取得同等地位。」同時南非洲的荷蘭人也反唇相譏說，「英國自始至終不會改變她的態度，英國人自始至終是英國人而不是南非洲人，他們住在南非洲，對於南非聯邦毫無中心信仰與愛護國家的觀念，祇知忠於祖國，隨時隨地壓迫我們荷蘭人。」我們聽了英荷雙方的唇槍舌劍，可見雙方仍是各走極端。

根據聯邦成立後二十五年來所表現的事實，如種種措施及其突飛進步，我們至少承認當初聯邦運動確是洞見時弊的辦法。假使不組織聯邦，則南非洲四邦的競爭衝突是無可避免的。脫蘭斯瓦爾是個金礦最富的區域，無疑地她的繁榮必有一日千里之勢，而其它三邦必投以妬忌的眼光。除開礦產外，南非洲別無什麼。其地從海岸線漸漸隆起，達到六千英尺的高原，大雨傾盆而下，但因地勢高亢，時時鬧着旱災，加以土地瘠瘠不能播種，農業情況飄搖無定，即有可以播種的地方也都在河道深澗之中，如遇

多雨季節洪流滾滾，否則又有萬里無雲的旱象，農民靠天吃飯，疫癘盛行，常有成羣的牛羊因染疫而倒斃，此外植物害蟲不可勝數，若以耕種畜牧爲南非的中心政策，則南非將永淪於苦海深淵，莫由自拔，所以有運用聯邦政治之必要。聯邦政治的優點在於調劑盈虛，通力合作，以甲方之所有，補乙方之不及。在聯邦政府未成立之先，各邦對脫蘭斯瓦爾的金礦懷着妒火，高築關稅壁壘以阻止其發展，這便是聯邦運動最有力量的動機。自聯邦政府成立後，餘三邦担任爲脫蘭斯瓦爾運輸金礦，以此爲她們的生命線。無疑地，創造聯邦運動者當初也有百密一疏的地方，如行政費用卽其一例：他們從前想像所及的，以爲四邦聯合起來可以節省行政費用，事後的經驗告訴他們，聯邦行政費較之四邦分開來的政費爲數更大。但是天下事沒有絕對利弊，聯邦政費雖大，社會方面却有長足進展：如鐵路一項在聯邦政府國營下現已建築很多，效率甚大；公路無遠弗屆；教育預算雖是每年膨漲起來，但已提高當地人民程度的水準而日見其普及化了；郵電發展與其取費之廉更是值得稱羨的，例如南非郵政實行一便士的制度，（按當初發明郵政者的理想，用一便士郵票可以通行世界各處。）而在英國則是一便士半的制度；還有司法之公平行使也是聯邦善政之一。

南非洲面積甚大，局外人不容易明瞭個中情形。從約翰內斯堡至開普敦有一千英里，從開普敦到



德爾班有四百英里。(五天五夜的輪運，繞南非海岸，沿岸有許多小口岸停靠。)這樣廣大的地面，其中所居留的白人只有三百萬。

聯邦政府成立後，漸漸感覺到應予土着以相對平等的機會，聯邦憲法規定土着選舉權，並隨時提高其地位，法律上對於土人職業如有技能精巧者另眼相看。在聯邦政體之下，土着確已獲得相當解放。從前白種人照照鏡子，以爲白鼻頭是天賦優秀民族的標記，對於土着的手工業是不值白人一顧的，但到世界經濟衰落之年，白人從前所不屑做的工作也因為肚皮飢餓的關係而不得不降心相從了，甚至鐵路工人也成爲白人的職業之一種，打破了白人歷來的驕矜之氣。同時却發生一種不良的現象，因爲手工業及鐵路工人等等本是土着固有的職業，不料自命高尚的白人也來搶這飯碗，逼得土着只好再退一步，向礦窟及農田方面另求生路。到今天，砍柴挑水的工作也有白人的成分了。

白人如此之少，土着如此之多，政治上當然感覺得多少困難，決非英國本土的人民所能懸揣的。白人與土着幾爲一與三之比，白人高高在上，這種統治力極難支持，如白人離開南非，則局勢必因之混亂。當年部爾戰爭以後，大家都把南非當做白人最好的殖民地，以爲不防把白人盡量地移到南非來，但結果是失敗了，因爲白人不宜於南非的生活，不願從事於手工業，同時開發農業與墾殖則非有大規模之

資本悠久之時間，不能奏效，這種偉大的計畫必須運用國家的政策，而不是個人的力量所能擔負的。

英國有識之士都主張提高南非地位，提高土人待遇，使之與其他英領相同。至於部爾人雖抱仇視英國的態度，同時另有一部分人士也在高唱着脫離英國統治力量的論調，但他們聲勢不厚，不是英國心腹之患。現在南非洲的金礦仍然旺盛，其幸運已達到最高峯，當此舉目淒涼的時候，這種幸運正是他處求之不得的。

## 不容忽視的澳洲問題

英國在太平洋方面的屬土以澳洲和馬來半島爲最重要。澳洲之所以重要，是由於這塊新大陸已有一百年白人移殖的歷史，將來還有無限發展的希望。馬來半島則爲南洋羣島商業之總匯，握歐亞交通的樞紐，並且是未來太平洋作戰戰略上的核心。澳洲地位爲自治領，馬來半島則一部爲英國的聯邦保護國，一部爲直轄殖民地。澳洲氣候溫和，一部屬於溫帶海洋氣候，餘則爲副熱帶氣候，比較上是適於白人移民的，所以英國一面鼓勵本國人民移往，一面以定額方法限制歐洲國家移民，同時對亞洲國家移民採取深閉固拒的態度。馬來半島接近赤道，常年如夏，不適於白人生活，所以英國歡迎東方人在那裏採錫或經營樹膠，因之有『世界人種展覽會』之稱。

地質學上澳洲雖係南半球一片古大陸，人文地理上却是個半面窺人的處女地，其發現已有三百餘年，而英國人披荆斬棘以啓山林還不過短短一百年的歷史。最初發現者爲西班牙探險家脫利斯（Torres），時爲一六〇六年。後來英人柯克（Cook）於一七七〇年一度探訪。一七八八年，英國軍官菲力浦（Phillip）率領船隻十一艘載運囚徒七百七十八名到雪尼灣，便在紐坎塞爾設置移民區，成爲

英國罪犯的新流放地，因為美國自獨立後，英國不能再把罪犯送往美洲殖民地了。

一八三六年，英政府在澳洲新金山增設移民區，同時開辦南澳土地公司，樹立了開發澳洲的基礎。一八五一年新南威爾士發現金礦，消息傳出，各國企業家都把澳洲當做金山銅穴，前往者踵趾相接，一片如醉如癡的採金熱把澳洲擠上蒸蒸日上的命運。

澳洲面積為二百九十七萬四千五百八十方哩，人口僅七百萬，其中百分之九十八為英人，土着在白人排斥之下，人口逐年銳減。出產以羊毛、麥、金、煤為大宗，所以人民過着非常優裕的生活。各邦社會色彩的立法尤為世界所稱道，對於衰老疾病者的保護費占歲出六分之一。

澳洲聯邦政府產生於一九〇一年，由維多利亞、新南威爾斯、昆士蘭、南澳大利亞、西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六大自治州聯合組成。在此以前，六州各自為政，迨聯邦成立後始製訂憲法，組織聯邦內閣，但行政領袖則為代表英王的總督。

新西蘭位於澳洲東南，相距一千二百餘哩，係由南北兩大島及附近若干小島組合而成，面積十萬五千二百方哩，人口一百五十萬左右，出產除羊毛、凍肉及乳製品外，尚有木材、金、煤等物。該地原隸澳洲，一八四一年由英王直轄，一九〇七年改為自治領。在政治及經濟上，澳洲與新西蘭是不可分離的，威爾

士在所著『未來世界』一書中稱之爲『太平洋上的歐化區』

澳洲聯邦的傳統政策爲對外保持和平，對英帝國保持合作，對內力求發展。假使分析她的對外政策，有所謂『白澳政策』與『空澳政策』前者爲排斥亞洲有色人種，後者爲獨占土地。據澳洲人自己的解釋，否認有種族不平等觀念，其目的（一）爲推行民主制，不得不禁止政治信仰不同的民族之混入；（二）爲維持高度生活水準，不能容許生活程度較低的民族源源而來。實際上，澳洲政策就是國防政策，其人民歷來抱着『外力侵入』的恐怖，其排外思想數十年未嘗或變，不過其對象是隨着時代性而變動的。

十九世紀中葉，澳洲人看見中國是雄峙東亞的泱泱大國，不免望而生畏，加之華僑前往採金者不少，其耐勞忍苦奮不顧身的勇氣使澳洲人倒抽一口冷氣，所以一八八〇年與一八九〇年間的種種限制移民律都是針對中國而發。十九世紀後半期，他們常要求政府占領南太平洋各島嶼以策安全，甚至把遠在紐喀里多尼亞羣島及紐希布里底斯的法國人認作假想敵。普法戰爭後，他們把怕法國人的心理轉變而爲怕德國人。本來太平洋是個天空海闊的世界，不像歐洲國家之亂糟糟擠做一團，而天空海闊便是『太平』的因素，顧名思義，太平洋理應名實相符，然而天下事是很難說的，自歐戰後日本取得

赤道以北德屬太平洋各島以來，澳洲人以前是怕其所不當怕的，現在真發現一個可怕的國家了。

澳洲人對日本的恐怖以前僅係抽象的心理作用，至歐戰前後才有弄假成真的趨勢。一九一一年英日簽訂新商約代替一八九四年的舊商約，不久英日同盟條約稍加修改，那時英日打得一片火熱，而澳洲拖在英國尾巴後堅決拒絕接受約束，雖經日政府堆下笑臉來一再交涉，亦歸無效。歐戰發生時，英日站在同一戰線上，日本以同盟者資格代負警備太平洋責任，並派艦隊護送澳洲軍渡過印度洋，表面上雙方疑雲已一掃而空，暗中却是各人懷着鬼胎：日本趁此機會在澳洲一面推銷日貨，一面要求關稅與移民利益，澳洲人則見日艦乘風破浪出現於領海，無不慄慄危懼。自一九一五年日本對華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以來，澳洲人看見小蟲要吃大蟲，而他們這個小蟲也許有被吃的一天，更存一兔死狐悲之感。

當歐戰初起時，太平洋德屬各島嶼於九月間向澳洲遠征隊掛起降旗，不料日本於十月派兵占領，那時澳洲人還以為彼此既是朋友，那麼日本是暫時代管性質，不會自己揣在懷裏的，所以馬上派兵接收，不料未及赤道即被召回。一九一七年，德國神出鬼沒的潛水艇使協約國疲於奔命，要求日本增派軍艦，日本借着這個機會要求協約國允許他繼承德國太平洋各島的主權，英國在生死關頭只好答應了。

她，澳洲聯邦政府亦只好隨聲附和，但因政府事前嚴守秘密，澳洲人還睡在鼓裏，迨日人占領各島，馬上拿出做主子的身份來，對澳洲商業百端阻難，所以澳洲人反日情緒頓見高漲。

從巴黎和會時起至華府會議時止，這四年當中是澳洲反日最熱烈的時期。一九一八年，澳洲總理許士更在紐約、倫敦發表『澳洲門羅主義』的論調，詞意異常激昂，引起日本極大反感。在和議席上，日本主張根據威爾遜總統十四原則發表『人種平等』宣言，那時反對最力的就是那位許士總理。後來和會決定太平洋德屬島嶼由日本與澳洲平分春色，赤道以北劃歸日本，赤道以南劃歸澳洲，許士極不謂然。關於委任統治地的支配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商妥了的，而委任統治地的條件則待至一九二〇年底方才決定。

澳洲聯邦政府接收赤道以南德屬各島嶼後，馬上限制各島對日輸出，禁止日輪在澳洲與各島間載運貨物，並在各島實施移民法令。至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產生幾種重要條約，在條約義務下日本尊重英國在澳洲及新西蘭的權益，日本亦不得在太平洋規定區域內設防，這才使澳洲人稍稍放心，對日關係亦漸趨和緩。

澳洲地利上雖係遠東新邦，但經濟上却與歐洲聯繫。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之間，從英國輸入的貨

物占輸入總額百分之五二·四，從美國輸入的占百分之一三·九。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之間，英國貨減為百分之四二·六五，美國貨增為百分之二三·六六。日澳間商務自歐戰以來漸漸繁盛，一九二九年日貨輸澳共值四三、八三一、〇〇〇元，而澳貨輸日則值一三二、五五五、〇〇〇元。一九三五年日貨輸澳增至七四、七九三、〇〇〇元，澳貨輸日增至二三五、一二八、〇〇〇元。這裏表示着，無論日貨增加得怎樣快，澳貨比她還要快。澳洲對日貿易向來處於出超地位，即在世界不景氣之年，澳洲對各國輸出較往年減少百分之二四·九，而對日本仍能保持優勢。

澳洲之繁榮是賴英國人力與資本的開發，其經濟發展過程以前為採掘金礦，現在為飼養綿羊。老實說，澳洲的經濟命脈繫於品貨純潔的羊毛上，共有綿羊一萬萬頭以上，每年剪毛產量占全世界產量四分之一。這麼說，羊是一件好寶貝，而且飼羊並非一件難事，凡人類所能棲息之地羊一樣可以生長，何以澳洲獨享羊毛事業的大利？原來飼羊不難，而羊毛品質是否合於紡織之用則為另一問題。澳洲土壤氣候、雨水均宜於牧羊，她是羊的樂園，所產羊毛為世界最優羊毛。

自一七九六年馬加肅試驗牧羊以來，羊毛變成澳洲的經濟基礎，牧場逐漸推廣，這對於開發澳洲內地頗有連帶關係。那時英國本部因受工業革命及拿破侖戰役影響，需要食物比需要原料更為迫切，



以致羊肉價高於羊毛價，各工廠不得不向西班牙或德國購進羊毛，所以澳洲推廣畜牧事業於祖國經濟上頗有裨益。

日澳間經濟關係雖甚密切，但政治關係極少調整之望。一八九一年，澳洲日僑僅有四百人，且多爲行止無定的採珠者。以後略見增加，最多爲一九〇一年，亦僅有四千人左右。然而澳洲排斥日本人及恐怖日本的心理並不因之減少。澳洲爲英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當英日提攜時，澳洲政策常與其祖國相左。一八九六年澳洲各邦舉行總理聯席會議會通過一條議案，爲防止日本人自由入境起見，澳洲不受一八九四年英日商約的拘束，但昆士蘭政府未能遵守，（因需要日本採珠工人）且與日本簽訂所謂『君子協定』，由日本自動限制勞工入澳。這種性質的協定係國際間創舉，後來日本與加拿大、美國和澳洲聯邦締結關於移民問題的協定均以此爲藍本。一八九七年倫敦舉行殖民地會議時，英政府表示反對排斥有色人種的政策，主張採用文字試驗以限制各色人種移民，澳洲不以爲然，這也是促成一九〇一年澳洲聯邦政府產生的一個原因。自治政府成立後即頒布移民律，凡能默寫西文及格者方許入境，日政府雖向倫敦及澳洲提出抗議，亦無效果。一九〇五年，澳洲聯邦才與日本締結君子協定，同時修正移民律，文字試驗許入境者任擇一種，而不限於西文。

自日本取得南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屬各島嶼以來，各島在經濟上並無重要價值，但在軍事上却是插入南太平洋心臟的一把利劍。一九二二年華府條約不啻太平洋安定的唯一因素，所以澳洲躲在『愚人之天堂』裏度其『與世無爭』的生活。自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發生以來，日本猙獰面目外露，一九三三年退出國聯，一九三五年宣告廢棄海軍條約，這些都使澳洲大大吃驚。日本退出國聯而不交還國聯所付予的委任統治地，且在各島建築要塞及飛機場，日本陸軍高唱侵華征俄政策，海軍却高唱南侵政策，澳洲孤懸一角，雖有海軍強大的祖國爲其後盾，但遠水難救近火，所以澳洲總理李昂士(Lions)大聲疾呼，要大舉充實國防以達自衛目的。

八十餘年以前，日本人口僅有二千六百萬，現則號稱七千萬。以前德川幕府時代採取封鎖政策，不僅限制土地之開發，且嚴格限制生產，但今天日本假口於人口過剩，其侵略對象不止於亞洲大陸的中國，且及於南太平洋資源豐富之地。她解釋南進政策並無領土野心，僅對移民及門戶開放有所要求而已，然而日本侵略中國何嘗不解釋並無領土野心？據日本人調查，『加拿大可容六千萬人的生活，而現在人口只有一千萬。澳洲可容一萬萬二千萬人的生活，而現在人口只有六百萬。菲律賓可容一萬萬人的生活，而現在人口只有一千三百萬。新西蘭每一平方公尺不足六人，而德國則有一百四十一人。至於

各國貿易如以人口爲分配，日本每人六十四元，德國一百二十三元，英國二百九十二元，新西蘭五百〇五元。新西蘭如此富庶，至少可容數百萬人的生活，而現在只有一百五十萬人。新西蘭政府雖採取穩定人口的政策，但每年移出人口仍多於移入者。英政府雖獎勵移民，但每年有三萬人從殖民地回到祖國。』

她的意思是擺得很明白的：日本是個人口過剩原料缺乏的國家，而南太平洋一帶如澳洲新西蘭等地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樂土，『侏儒飽而朔饑』，她的眼光中不由得射出一團妒火來，這是『無的國家』向『有的國家』進攻的一套慣技，也是侵略者一套騙人的話。

最近三十年以來，日本服裝漸趨歐化，紡織工業又有長足進步，羊毛消費量自亦隨之而增加。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羊毛消費量由五〇、四一八、〇〇〇磅增至二四九、九〇五、〇〇〇磅，這一時期每人平均消費量由一·九七磅增至三·七二磅。照此推算，至一九五〇年，全國總消費量將達二九一、四八〇、〇〇〇磅。一九三五年日本共輸入羊毛二四三、五〇〇、〇〇〇磅，其中百分之九十四係由澳洲購入，餘則取之於南非及南美，這兩處羊毛質料不及澳洲，而運輸時間爲兩月與二十天之比，日本自無舍近圖遠之必要。近數年間，日本毛織物在其輸出貿易上漸占地位，一九二八年毛

織物出口爲一、八〇〇、〇〇〇方碼，一九三五年增至一八、九〇〇、〇〇〇方碼。同一時期毛織物輸入銳減，一九二八年爲一七、三〇〇、〇〇〇方碼，一九三五年減爲四、一〇〇、〇〇〇方碼。

日美經濟上毫無衝突，而政治上的敵意是永難消失的。日澳關係正是一樣。一九三五年日澳通商會議原欲調整兩國間貿易關係，不料翌年澳洲宣布新關稅政策，對日本人造絲及棉布打擊甚烈，對英國則予以最惠待遇，日本人抱着一股怨氣，至欲以停購羊毛爲抵制，然而這只是虛聲恫嚇，羊毛爲工業原料，一旦停購羊毛，日本輸出品將受嚴重影響，吃虧的還是日本。我們要記得，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向中國慣用一套手段，這便是『倘不……即將採取斷然處置』。中國雖弱，畢竟還是一條大蟲，澳洲是一條比中國更弱且小的小蟲，日本怎不也用這一套話得說回頭，澳洲雖弱而小，有英國那條強大的蟲站在後面，日本又怎能張口而吞她？她氣不過澳洲，鬥不過英國，還是掉頭來從中國這條弱蟲身上下手，造成所謂華北特殊地位，壟斷華北市場，排斥英國在華經濟勢力，英國向之提出質問，她便反咬一口，『你們口口聲聲要維持中國門戶開放政策，而你們遠東自治領及殖民地却把門戶關得緊緊的好吧，你要我開放，你得先開放才行。』

自日本在華發動攻勢以來，澳洲的『恐日病』只有一天天加重。一九三五年澳洲聯邦政府提出

「三年國防計畫」其總數達一萬萬美元，國防部長巴克希爾（Parkhill）表示國防應迎頭趕上。所謂三年國防計畫即應於一九三七年以前完成之，那時澳洲向英國 Avro 廠購買 Anson 式飛機三十架，代價爲五百萬美元，同時以七十五萬美元在新金山附近李却蒙德（Richmond）建立澳洲最大飛機場一所，其海防計畫從東岸布力斯班、昆士蘭繞出西岸夫利曼特爾及於南部塔斯馬尼亞島哈巴特港，計長四千英哩，以悉尼爲最大海軍根據地，定購新炮，第一尊炮計重一百噸，爲世界最大之炮，海軍增加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八艘、測量艦一艘、航空母艦一艘，陸軍常備額僅有三萬五千名，但沿海衛戍師及追擊師均已改進，此外飛機製造工業進行『自力發展』計畫，毋需依賴協款及其它補助。

澳洲最高軍事機關爲國防委員會，聯邦總理兼任委員長，按照六邦分爲六大軍區，國防部長之下有海軍區及空軍局。截至一九三五年止，僅有海軍五四、二八〇噸及飛機數十架。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澳洲大增軍費，五年內增加至三倍之多，向英美大量購軍火，並在本地設廠製造飛機，一面恢復大規模國民軍訓制度。

澳洲之東一千五百哩的斐吉羣島（Fiji）掩護澳洲東南北三面，英國駐有艦隊，爲澳洲國防上要點。斐吉羣島與澳洲之間有新希布力茲羣島，爲英法共管地。新西蘭分爲南北二大島，南島有利特爾吞

都內丁兩軍港，北島有奧克蘭、威靈吞兩軍港。奧克蘭爲新西蘭艦隊根據地，該島艦隊對塔斯馬海面負有直接防守之責，對澳洲東南負有間接防守之責。

澳洲是地曠人稀的樂土。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華以來，澳洲人才醒覺過來，其歲出以國防所占成份爲最多，現正進行七千萬鎊整軍計畫，每人平均擔負十鎊，也許將來還有增加的趨勢。李昂士發言人佩其（即現任臨時總理）宣稱，「倘將來增加新稅時，務請國人持以鎮靜，蓋非加緊發展澳洲工業及增加澳洲人口外，未可發現不增加人民負擔之理由。」李昂士本人亦在新都無線電台報告歐局嚴重及澳洲採取自衛政策之必要。

澳洲是遠東唯一的白人天地。一九三四年以前，聯邦政府國防費用如以人口爲單位，每人擔負二十一先令十便士，新西蘭每人十二先令十便士，愛爾蘭每人十先令，加拿大每人五先令七便士，南非每人三先令五便士。去年李昂士內閣改組後，其首先着手者即皇家艦隊問題。那時地中海交通受有威脅，九月世界危機及慕尼黑會議結果，到處風雲變色，加以日本海軍出現於澳洲海面，這些都使澳總理李昂士感覺英帝國防務上的弱點。從此以後，澳洲與倫敦間信使不絕，都是研討海、陸、空及政治問題。

英帝國遠東防務制度係以新加坡海軍根據地爲終點，雖可保護印度，但與澳洲海岸線相距四千

哩之遙，如因援澳而將遠東海軍開動，則馬來錫礦與樹膠、東印石油，乃至印度原料都在日人威脅之下，所以李昂士認爲新加坡海軍根據地對澳洲只有精神作用，澳洲有自建防禦政策之必要。

他的海防計畫是從達爾文港起，經星期四島至新幾內亞之馬來斯比港，再至冬斯維爾及布里斯班以達悉尼。在達爾文港以西，日本任何侵略力可由新加坡方面負責予以擊退，而悉尼以南距海軍根據地太遠，不能發揮作用。帝國航空線以達爾文港爲終點，其地駐防軍二百五十人，且有小防空隊及大炮一尊，但無停泊大戰艦的設備，且防軍已調往悉尼受訓。次要根據地爲星期四島，未設防亦無駐軍。馬來斯比港設備較佳，最近已派有駐軍，爲警備油公司之用，這是澳洲唯一產油的地點，怕被日人占領而在該島設立空軍根據地，故有未雨綢繆之必要。至於悉尼及布里斯班兩地則有防軍及空軍，形勢相當穩固。

擴軍後的澳洲武裝常備軍已有一萬人，設備簡陋的民團可召集十萬人，海軍有巡洋艦七艘、毀滅艦二艘、潛水艇一艘、附屬艦數艘。該艦隊設備尙佳，所缺乏的只是北方適宜的根據地。聯邦最足自豪者爲空軍，在盡量擴充中，現有實際的第一線飛機一百三十二架，飛機工廠平時每年可產四百架，戰時可產一千架。一面發展工業，自製軍火甚堪滿意，不僅自足自給，且有餘力供給帝國其他部份。

政府因努力國防政策，對於他方面的公共工程費用不得不盡量緊縮，有人認以這是顧彼失此的政策，因為鐵路、橋梁、公路、醫院、電廠等項都是與國防不可分離的。

一九三七年英帝國會議在倫敦開會時，澳洲聯邦總理李昂士曾提議訂立太平洋安全公約，以國聯精神為根據，這是澳洲對安全問題感覺敏銳的一個表示。她一方整軍經武，一方欲用外交方式恢復華府條約時代的太平洋氣象，然而野心國羽毛豐滿，已成東西呼應之勢，已由太平洋之「不太平」而波及全世界，豈是空言所能挽回的？那次帝國會議內容迄未公布，外間作種種推測，其比較可信的，是討論各自治領及屬地的聯防問題，除海、陸、空合作計畫外，萬一大戰爆發，加拿大力足自給，且地勢亦較優越，而南非、馬來、澳洲、新西蘭軍火之補充接濟便成了極端嚴重的問題，倫敦原採取軍火集中生產的原則，為預防交通被敵人截斷起見，決定在澳洲發展軍需工業，這是一舉兩得，除國防作用外，澳洲以農立國，發展軍需工業正可以促成重工業之發展。

英帝國對屬領一方採取彈性統治政策，（因鑒於西班牙屬領紛紛脫離母體，北美亦已獨立，故不敢採取高壓政策。）一方由屬領自籌國防經費。一九〇二年，澳洲年納二十萬鎊為維持英國「澳洲艦隊」經費，嗣後澳洲決定自建海軍，一九一三年大體告成。澳洲強迫軍役自一九〇九年開始，故一九



一四年能於咄嗟間出兵三十萬。至一九二九年，因經濟危潮終止軍役法。自一九三五年提出『三年國防計畫』以來，一九三七年又有第二次『三年國防計畫』。其一九三七——三八年度軍費達一千一百五十三萬一千鎊。這裏便有一段波折：原來澳洲的社會立法是超於全世界各國的，其養老卹貧制度把澳洲造成爲南太平洋的樂土，這費用占歲出六分之一；現在高唱國防第一主義，於是發生兩大爭議，一方主張撥巨款充實國防，一方則堅持原有社會保險計畫。

本年三月，李昂士總理未經議會同意，對於議會通過的國家保險法決定展緩實行，最高法律顧問曼齊斯(Menzies)力爭無效，忿而提出第二次辭職。此公年四十四歲，從政已十一年，十年前曾辭職一次，原因是政府不經議會討論停付私人企業的補助金。從表面看起來，一個顧問辭職是沒甚要緊的，但此公關係不同，他有『未來總理』的呼聲，是現政府的極端擁護者，是澳洲聯合黨的副總裁，其進退足以引起該黨內部之分裂。

一九三九，五，一。

## 澳洲東部的極樂島

新西蘭是澳洲東部的極樂島，面積爲一〇三、七二二方英里，有日本一國大，等於英國本部六分之五的面積，人口祇有一百五十萬，地處極南，氣候和溫帶差不多，居民沒有一切束縛，比英國本部更自由。百年前英國人爲求精神及物質之自由，跑到這無拘無束的海島上，其中蘇格蘭人多半選擇氣候較冷山路崎嶇的地方，他們富於冒險性，想去征服榛莽未闢的環境。蘇格蘭人和威爾士人住在新西蘭南部，而中部及北部則爲英吉利人愛爾蘭人所占領，原有土人潑利力與莫利士人種現在已不成問題了。大凡英國人到澳洲去的，一種抱着發財目的，一種是逃犯，惟有新西蘭沒有逃犯。新西蘭人民是英國屬土中最忠於祖國的，這不外兩項原因：（一）加拿大人和氣候土地及一切險惡環境相抗爭，得來很不容易，所以對祖國的情感漸漸淡漠，新西蘭人未經過極艱苦階段，他們自居爲僑居異鄉的英國人。（二）新西蘭人離開英國的時代比較遲些，英政府對待他們比較寬厚些，他們生長於斯的第二代第三代人民都以一回祖國爲榮。

世界經濟恐慌後，新西蘭所受打擊要算最後的了：一九三〇年以前她還在繁榮時代，近四年來多

少感覺困苦，可是人民生活並未陷於十分窮困的地步。當地社會與政治好像和世界脫離關係，另成一種風氣，她本身也極願關起門來不與世界接觸，但事實上不能辦到，因為她不能不把她的貨物銷售到外面去（尤其是祖國）。貨物以羊毛、凍肉、牛油、牛酪爲大宗，物價有起伏，所以新西蘭繁榮與否也不能不隨之而轉移。全世界鬧着不景氣，富者變窮，窮者變得沒飯吃，從前穿羊毛的闊人現在祇穿得起棉織物，從前吃牛油的現在吃假牛油，從前喝新鮮牛奶的現在喝罐頭牛奶（罐頭牛奶參雜其它成分）這一來，新西蘭人有貨無處銷，極樂島也有樂極生悲的日子了。一年以前，祇要你腰包裏有錢，一元錢買一頭羊，你可以把新西蘭所有的牧場買過來。在肉類市場，上等羔羊肉每磅只賣一角錢，你在那裏專門吃肉過日子，比在別處吃麪包過日子還便宜。就講現在吧，在威靈吞和奧克蘭兩塊地方，每餐很考究的飯祇費一先令代價，有一碗可口的湯，還有牛肉、羊肉、新鮮小菜和點心等，這總算便宜極了。可是吃的人便宜，賣的人就心痛了。

因爲發生上面這許多緣故，新西蘭一百五十萬人口中失業者竟占七萬五千人。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地方政府救濟失業的辦法和各國沒有多大區別，無非是修路、布置公園、建設鐵路、森林、船廠、房屋等項。政府用開源節流的方法增加營業稅及救濟失業稅（抽收工資百分之五爲救濟失業稅）一面減

發年老休養金和殘廢撫卹金，但以粥薄僧多，被救濟者往往不能維持其最低限度生活。我們如果把這一羣失業者分析一下，當中有許多醫生、律師、參加在內，因為大家沒飯吃，害病的請不起醫生了，打官司的也請不起律師了。醫生和律師都是高尚職業，他們自祖若父以來過慣了舒服生活，到現在簡直無人上門，受了饑餓的驅使，不得不捲起袖子做苦工，這正和我國大少爺拉黃包車一樣。

新西蘭在政治上向有胆大妄為的批評，因為政府經營公共事業比任何國提倡得早，法庭解決勞資糾紛有三分之二是左袒勞工的，有人恭維她是模範政治，也有人罵她拚命的朝着社會主義路線走。但近來英國人傳統的保守性漸漸傳到新西蘭來，使她處處模仿祖國的政策。上次蕭伯納來過一躺，他的批評是，「新西蘭人太頑固了，太愛祖國了，其實呢，祖國並無可愛之價值。」新西蘭人聽了這話，很不高興。這位信口雌黃的幽默大師蕭伯納又說，「英國巴力門的制度快要摧毀了，希特勒所謂多頭政治就是不負責任的代名詞一語確是至理名言。」新西蘭人更認為異端邪說。

近年來，英國人落業到新西蘭的已經很少，因為那裏發財機會已不甚多，然而據地質專家說，新西蘭至少可養活一千萬人民，有若干未開闢的肥土每畝僅售五先令，假使一畝地以五鎊費用經營四五年之久，可以獲利五倍以上，這難道不算發財的機會嗎？

## 新西蘭的武力及其前途

新西蘭（即紐絲倫）國防同別國一樣，陸、海、空軍是同等重視的。陸軍計分常備軍、邊防軍、學兵隊三種。去年五月三十日，常備軍僅有官長九十二人，參謀十一人，其它員兵合計四百二十一人，這樣兵微將寡的局面還勉強分作幾團幾隊，未免太滑稽了一點，所以走遍新西蘭全國，由東至西，自上而下，幾乎找不到一個穿灰色制服的軍人，這是該國一大特點。

一九三一以前，該國男丁例須強迫在邊防軍及學校學兵隊服役，一九三一以後這個制度取消了，理由是經濟上關係，政府認為必要時隨時可以恢復徵兵制，無須新法令之規定。邊防軍現有官長七百七十九人，其它員兵一萬一千五百十二人，都由募集而來，以三年為期，在國境內可以任意調遣，但不能出國作戰，因為這不是他們的任務。在三年以內，每年有三十六小時的野外演習，接連六天的野外露營，不消說，他們不是機械化部隊。新西蘭騎兵自滑鐵盧一役以後不長進亦不退化，但別人展足邁進而他們故步自封，其距離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根據去年三月底的估計，學兵隊共有官長三百六十二人，其它員兵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二人。軍費的支出，一九三四——三五為三十二萬一千七百鎊，一九三一—

十三二則爲十五萬六千三百一十一鎊，一九二七——二八爲四十五萬二千五百八十鎊。現在新西蘭的空軍，根據去年三月底的計算，飛機不到二十八架，並且半數可送到古董店，空軍官長僅有十人，常備員兵一百〇一人，空軍邊防員兵八十五人。一八八七年爲保護澳洲及新西蘭貿易而付出的海軍費，新西蘭曾擔任一部份。從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新西蘭支出海軍經費五十六萬八千四百五十四鎊，其中十萬鎊撥付新加坡海軍根據地的建築費，三萬〇六百十四鎊爲攤還一九〇九年建造『新西蘭』號巡洋艦的借款。現在的海軍計有巡洋艦兩艘、小艇兩艘、及年老氣衰的炮艦一艘，官長共六十三人，其它員兵九百七十六人。

五十年前，從英國到新西蘭有三月或半年的水程，現在直航只須五六個星期，在不久的將來更可縮短爲五天，因爲英國皇家航空線將縮短倫敦與新西蘭距離，而汎美航空線從美國到奧克蘭僅需三十五小時，所以新西蘭不能羞答答躲在暗角裏而以深閨弱質自處了。澳洲及其它鄰島之間，飛機在數小時以內可把新西蘭捲入戰爭漩渦，新西蘭亦深知海岸線之顯露有四面受敵的危險，而英國海軍已非復當年兩強標準，據專家意見，一旦大戰爆發，英國海軍已不够在歐洲海面稱雄，那有餘力照顧到安提波羣島(Antipodes)呢？如要保護澳洲及新西蘭，須用英國海軍現有之一半，新西蘭像是遠離父母的

孤兒，淪落在海角天涯，四面伸展着攪人魔掌，如果英國任其獨力作戰，兩隻巡洋艦困在核心，這便如何是好？羣魔中之最可怕者當然是日本，日本如挾其雷霆萬鈞之力消滅這兩隻巡洋艦，一面運兵登陸，豈不是一切都完了嗎？說到空軍吧，敵機從航空母艦飛出，一小時以內可把新西蘭空軍掃蕩無遺。而敵軍登陸後，新西蘭不啻支持幾天。敵軍如從地沃人稀的馬爾巴羅（Marlborough）登陸，防軍未開到，敵軍早已築成強固陣地了。若從佩加薩斯灣（Pegasus Bay）或威靈頓（Wellington）上岸，則簡直毫無阻攔。新西蘭行動蹣跚的坦克車及虛有其表的重炮怎當敵軍之一擊？假使說乞援於美國吧，只怕專使在途之日即降旛高掛之時，這種危險是新西蘭眼光敏銳之士所能感覺到的。上年英意關係緊張時，新西蘭捏着一把冷汗，並且她所用的軍火及空軍炸彈都是從英國運來的，本國無可用之油，而有四面受敵的危險，從前總以為強大無比的英國可作一座靠山，這種倚賴的心理委實誤人不淺。

新西蘭政治家及外交家有的主張須得美國援助，有的提出和好日本的政策，但他們忘記了這句話，『够不上做敵人便也够不上做朋友。』自然，新西蘭唯一希望是英國對太平洋採取積極態度。英國人在新西蘭投資不下數千萬鎊，而收入是很固定的。英國對新西蘭的出口貨雖不甚多，但一天天增加着，而從新西蘭的輸入則以牛羊猪肉、牛乳油、羊毛等為大宗，如戰時澳洲與新西蘭聯絡斷絕，英國必須

另覓代用品，或者把肚皮捆緊一點。英國如不願放棄新西蘭，那麼，擴張海軍是更有必要的了。

最後，有數點值得我們的注意：第一、新西蘭是英國自治領，尙覺英國不足爲恃，那麼靠天吃飯的我國對此作何感想？第二、英國當然不會放棄新西蘭，但日本南進政策確予英國以莫大威脅，南洋富源使日本垂涎三尺，而澳洲新西蘭防守力之脆弱更是英國內在的苦悶，所以英日在遠東儘管利害衝突，而英國希望日本諒解是始終未能忘懷的。第三、英國以屬領遍世界自豪，但在戰雲瀾漫的今日時有支離破碎的危懼，所以英國對歐洲及遠東問題不惜委曲求全。反觀我國的領土融成一片，所以我國雖是最危弱的國家，同時也是得天獨厚最足有爲的國家。



## 新西蘭步美國後塵

新西蘭在百年前英國剛收入版圖的時候，（該島爲英國海軍軍官庫克所發現）其土著係吃人的毛利司族，而近來經濟及社會的改革却在大踏步前進着。事實是這樣的，該地自受英國統治以來，英國有不少標新立異之士把這個與世睽隔的環境當做社會政策的試驗區，循序推進，施行不少方案如（一）區分土地，使成爲整塊租給人民開墾；（二）公路電報之公有；（三）採取單一土地稅；（四）由政府建設人壽保險公司；（五）使大批失業者服務於農場等項，都是得心應手之作。最近五十年以來，這些措施多爲鄰國所觀摩，但新西蘭並未認爲滿足，近受美國新政策的激盪，於去年十一月起更在加足馬力，奔向嶄新的途徑。

這動機是由社會工黨執政，在總理薩伐基（Savage）領導之下所演進的。薩氏係澳洲農人之子，從前做過礦工，自他登台後，首先實行『富者課以重稅』的運動，並以『新政策預算』提出議會，對於鰥寡孤獨及受傷礦工予以鉅額養老金，一面實行全國健康保險計劃。他的口號是，對於每一男一女或小孩要給以『優裕的生活，創造的生活，個性的生活』。這三種生活的解釋，第一是物質之享受，第二是

技能之養成，第三是依着各人個性區別其生活方式，使之興趣化而不流於刻板。

薩氏的右臂，工業部長亞姆斯特蘭（Armstrong）主張工資至低要能維持一夫一妻及三個小孩的生活。他說，『新西蘭工人的生活不達到美國富翁的標準，我是永遠不會高興的。』以此其政策備受國人同情，雖說他是個澳洲人，而且出身微賤，他在議會八十個議席中已得了五十議席。（社會工黨）他的政綱對於農產品担保固定價格這一點擊敗了保守、自由兩黨的聯合陣線。英國泰晤士報根據保守黨傳統觀念，於『謹祝薩氏成功』之餘，用調侃的筆調說，『不要一味收買國人歡心而使預算膨脹，』但薩氏毫不在意，他把新政策法案像雨點般提交議會，其大致情形如下：（一）將新西蘭準備銀行改爲國立銀行，受財政部指揮監督，這事曾引起銀行界恐慌，怕把他們的資本去實行社會政策，但薩氏坦率表示既不剝削財團，亦不進行大批的借款，他說，『假使財政部不能於咄嗟之間籌集鉅款，他那能辦得了這樣的事情？』（二）將抵押公司改爲國家借貸公司，隸於財政部，對於開發農場建設農村該公司有『無限的』貸款之權力，其資本爲五百萬美元。（三）建設無線電台，從議會各部各機關，以達農村直接播音，使人人能了解政府的政策，這是宣傳上惟一的工具，因爲該黨在新西蘭至今尚沒有一家報館。（四）取締高利貸及富人剝削，禁止地主加租或驅逐佃農，實行一星期四十小時工作制，每星期工作五

天而得六天的工資，同時這是解決失業問題的妙策，因為大家可平均工作，不致使某一部份人的工作時間太長。(五)實行三年公共工程計畫，列出八千五百萬美元的預算，工資最低額每星期十五元，已婚與未婚同，技術優良的其工資以累進法增加之。(六)剷除種族界限，七萬毛利司族一躍而與白人站在平等地位，農產品以法價規定的如有剩餘或遇銷路不暢時得由政府收買，所以農人老早就知道他們每年所獲的數值。

澳洲政府瞧見新西蘭這樣的勇進不休，也就不甘落後，已實行澈底的合作制度，把土着漁獵生活完全改變，而以振興工業、建設模範農村、推廣土產市場為提高土着生活水準的辦法。一部份保守黨政府派為左傾，但是昆士蘭政府絲毫不把這個誣衊之詞放在心上，仍舊鼓起勇氣，以造成現代化國家為其唯一鵠的。

一九三六，一，一八。

## 薩摩亞羣島

薩摩亞羣島分爲東西兩部，東部於一九〇一年及一九〇四年開始受美國的統治，西部根據一八八九年柏林條約承認其中立自治及獨立性，簽約者有英、美、德、三國。可是東部找到美國做她的主人，這個主人的面目是比較和善的；而西部每值事變之來備受種種壓迫，他們顛連困苦的情緒常常忍不住衝口而出，後來國聯以之爲新西蘭代管地，條約上載明代管期以薩摩亞人達到自治程度爲止，這句話是薩摩亞人聽着頭痛的，他們覺得自己老早就能夠管理自己，而自新西蘭代管以後把他們社會、經濟、政治原有機構一古腦兒都給弄壞了。現在新西蘭是工黨當政，新令尹之政或許比舊令尹來得溫和點，並且工黨公開宣言對於薩摩亞人表示深切同情，將變更舊政府一切苛待辦法，而薩摩亞西部人民却閃出一種希望，想和東部聯合起來，同在美國和風暖日之下解決一切的難題，這辦法雖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但他們却存着『脫苦海而遊天堂』的熱望。

一九〇〇年，東西薩摩亞在美、德兩國分疆而治的時候，英國教士頗有操縱政治的魔力。西部薩摩亞從前並不歡迎德國人，並且常有抗德動作，後來一蟹不如一蟹，他們覺得本身爲列強角逐舞台，在這

樣不安定的局勢之下，他們本身永不會有翻身機會。

德國在太平洋是後起國，德國鼎盛時代對於太平洋領土即未處理得好，比之在太平洋挾有優勢的英、美、日三國當然望塵莫及。當德國尚未插足之先，法國在太平洋勢力逐漸衰退，已無展足邁進的勇氣，至少只能保持其現有地位，而德國捲土重來不單是列強反對，即德國本身亦力有所不足。薩摩亞西部對英國雖不無相當好感，可是以英國代替新西蘭亦不過魯衛之政。說來說去，還是醉心美國，他們已把美國統治東部的情形和本身作一比照。

新西蘭最大錯誤是干涉地方行政，要消滅一切的原有機構，這個方法不僅美國對東部不是這樣，就是德國從前統治西部時對於地方事件亦係任其自理，以符土人需要。並且新西蘭對於行政經費揮霍無度，白籍官吏之多及其俸額之高都是與職務不相配稱的，一面發行巨額公債，爲土人聞所未聞的苛政。試與東部比較一下，美國駐屯的海軍完全由美國供給，而獎勵土著訓練海軍，以土著充當軍官，這是何等的高懷雅量？西部土著未能忘懷一件事：當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時，疫病流行，東部由美國協助防疫，無一死亡，而西部死亡數萬，都由於新西蘭政府漠不關心之所致。美國統治東部順其自然趨勢，維持土酋地位及其一切舊習慣，而新西蘭統治西部任用白籍官吏，並欲以白籍官吏代替土酋職權，土

人有所申訴，當局置之不理，而美國在東部任其盡量申訴，或派代表陳述一切，這些都是無損於美國之體面的。

一九二一年新西蘭公布一個法案，凡是批評或反對行政當局者予以嚴懲，該案第二百二十一條規定土人不遵守政令者應受放逐處分，同時對土著之自由及權利毫無保障，所以土著認爲這與英國立法意義大相抵觸，而尤所痛心一件事是不經法定手續即予判罪，土著中有一位新興領袖名叫納爾遜的（本名蔡齊）是被當局放逐了。現在新西蘭工黨政府劈頭一件德政，打算召回納爾遜以和緩一般心理。

薩摩亞如打成一片而受美國統治，國際上當然有若干困難，可是這些困難並不是無法打破的。美國已覺悟到太平洋任何部份於美國都有重要關係，她最近占領貝克、好蘭得、嘉維斯各島，這足以證明兩種傾向：（一）美國在太平洋已改取積極的態度。（二）這些島嶼都是隸屬英國的，美國無端占領，英國並未提出任何抗議，可見英美已有默契，而英國在太平洋多一與國，反可鞏固其原有地位。推而言之，美國如將薩摩亞西部席卷而去，英國必不說話，英國不說話，新西蘭那有開口的機會呢？同時國聯落得送個順水人情，取消原有的委任制，而以全部薩摩亞作爲美國保護地。

一九三六，一一，二七。

## 澳洲軍備之強化

自歐洲局勢日趨險惡及日本對南太平洋躍躍欲試以來，英國有退出香港，美國有放棄菲律賓的危險性，所以澳洲保守黨政府及新西蘭工黨政府在軍備上不得不急起直追，以求保持其「太平洋上之一員」的地位。

雖說澳洲與新西蘭當局有保守與急進之分，現在已團結起來準備應付一切事變。數月以前，新西蘭首邑威靈吞舉行極端祕密的英帝國遠東防務會議，與會者有英本部海空軍將領及兩屬地官員，內容諱莫如深，僅知起草了一種聯防計畫，其區域由印度至新西蘭北方諸島。

同時澳洲空海軍費用大增：悉尼已建立大海軍船塢；新興飛機工廠在各地如雨後春筍。這些工廠目前只能製造飛機外殼，機件由英國供給，但準備不久可製造飛機之全部。澳洲目前第一線飛機為一百三十二架，不久可增至二百十二架，同時不斷由英美運來飛機，第一批由美國運來五十架赫德森式主要偵察機，還有大批布蘭亭式轟炸機儲存於英國。

目前澳洲海軍只有五艘巡洋艦及五艘驅逐艦，不久將補充兩艘巡洋艦、兩艘單桅船及十二艘

行動敏捷的馬達魚雷艇，惟主力艦則目前似乎不易辦到。澳洲海岸線極長，單恃本身力量不能抵禦外來侵略，但其國防已與英本部及英國各屬地相聯繫，而且很快的使她自身成爲英帝國「糧食及軍火的儲藏所」其勢殊不可侮。

加拿大航空協會主持人俄德 (Lewis C. Ord) 會應澳洲聯邦政府之聘，代表英國航空部前往澳洲指導軍用飛機的擴充出產。他回到加拿大時向人說，澳洲代英國製造飛機，將來或有超過加拿大所製的一天。他又說，澳洲聯邦政府四條國有鐵路及一百以上工廠分工合作，以澳洲人力與物力之充實，其擴大出產的能力是足以驚人的。

一九三九，五。